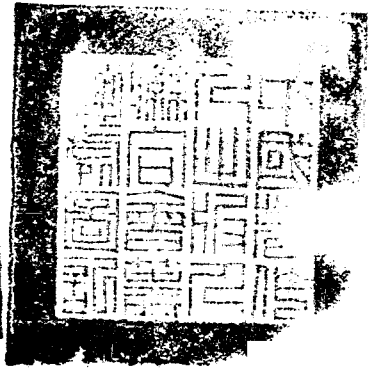




國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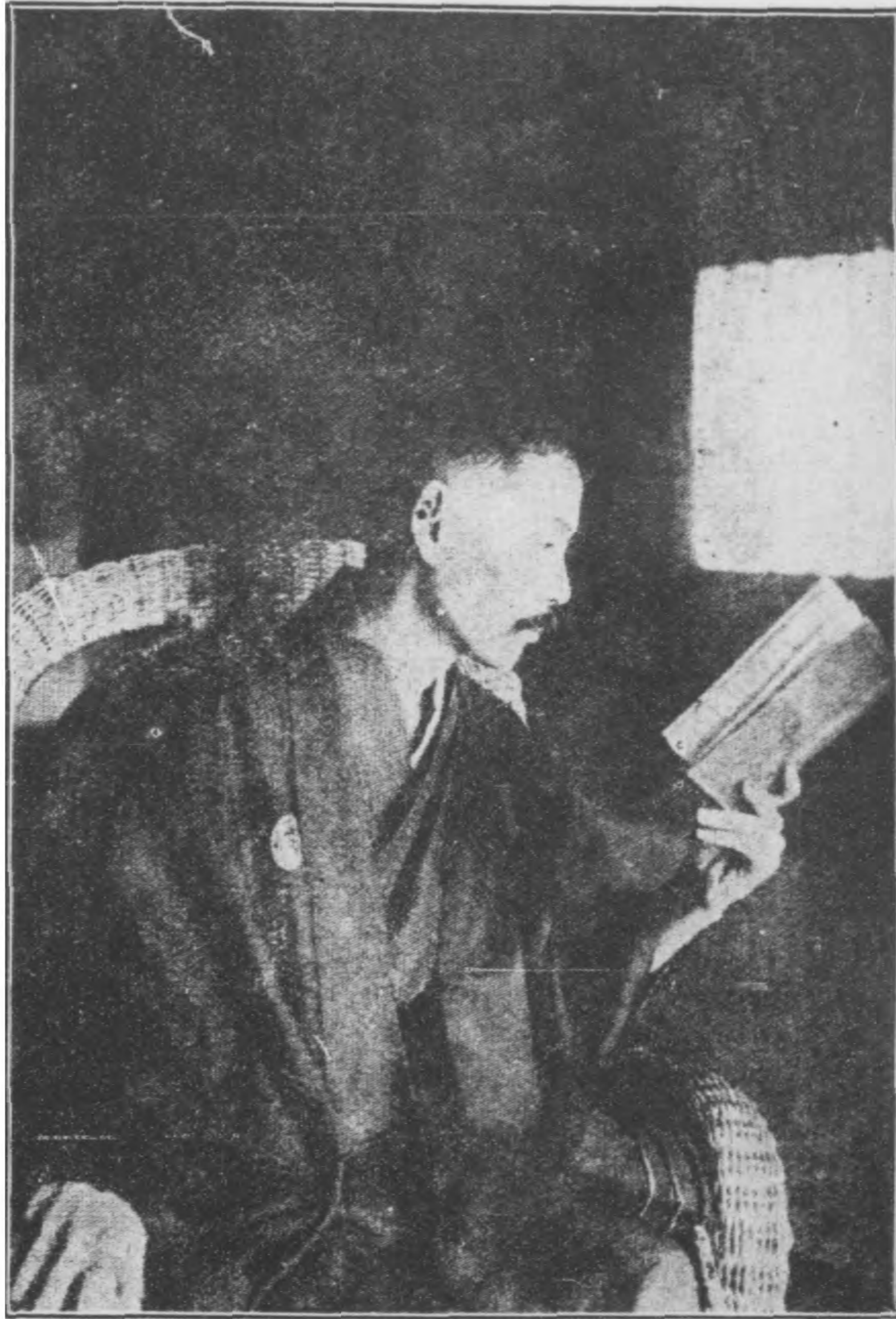
開  
櫛  
樣  
集

夏  
高  
集  
序









著者國木田獨步

書叢社報週學文

集步獨田木國

譯尊丐夏

1928

店書別開

目一

關於國木田獨步……………VII

牛肉與馬鈴薯……………一

疲勞……………三五

夫婦……………四一

女難……………八一

第三者……………一二三

一次



## 關於國木田獨步

獨步的作品被介紹過的已經不少，這裏所集的只是我個人所翻譯的五篇。這五篇在他近百篇的短篇小說中，都是比較有名的傑作。

獨步雖作小說，但根底上却是詩人，他是華治華司的崇拜者，愛好自然，努力著眼於自然的玄秘，曾讀了屠介涅夫獵人日記中的幽會，作過一篇描寫東京近郊武藏野風景的文字，至今還是風景描寫的模範。

獨步眼中的自然，不只是幽玄的風景，乃是不可思議的可驚可怖的謎，同時就是人生的謎。他的小說的於詩趣以外具有自然主義的風格，和他的熱烈傾心宗教，似都非無故的。牛肉與馬鈴薯中主人公岡本的態度，可以說就是獨步自己的態度。女雖中所充滿



着的無可奈何的運命思想，也就是這自然觀的別一方面。

事實嗎呼，這事實可奈何？

天上的星，月，雲，光，風，地上的草，木，花，石，人間的歷史，生活，性質，境遇，關係，生死，情，慾，恨，懣，不幸災厄，幸運榮達，啊，這事實，那事實，人只是盲目地在這錯亂混雜的事實中起居着嗎？

自然！宇宙固不可思議了。人間啊，至於人間，不是更不可思議嗎？牠是愛着自然的法則的東西，所不思議的是牠的生活，運命，及其 Drama。

日記（明治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非我」的這自然，「別的我」的他人。這是我近來的警句。

啊，人類看啊看啊，看那許多「別的我」的我的在地上的運命啊！看啊，俯了仰了，看「非我」的這自然啊！

想啊想啊，把這我與這自然的關係。想得了這我與自然的關係，才可謂受有救世

的天命的人。

日記（明治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獨步在明治二十六年（二十三歲）至二十九年五年間會作的日記，其中充滿着嚴肅的懷疑的氣分，像上面所舉的文句幾乎每頁都可看到。他論詩與詩人的目的說：

從習慣的昏睡裏喚醒人心，使知道，圍着我們的世界之可驚可愛，才是詩的目的。更進一步說，使人在這可驚的世界中發見自己，在神的真理中發明人生的意義，才是詩人的目的。

日記（明治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

獨步是有這樣抱負的人，所以他的作品雖富有清快的詩趣，而內面却潛蓄着嚴肅真摯的精神，無論那一篇，都如此。

獨步的戀愛事件，是日本文學史上有名的史料。中日戰爭（明治二十八年）起，獨步被國民新聞社任爲從軍記者，入千代田軍艦，歸東京後，國民新聞社長德富蘇峰の友

人佐佐城豐壽夫人發起開從軍記者招待會。獨步那時年二十五歲，席上與夫人之女佐佐城信子相識，由是彼此陷入戀愛。經了許多困難，卒以德富蘇峰の媒介，竹越與三郎の保證，在植村正久の司式下結婚。兩人結婚後在逗子營了新家庭，獨步爲欲達其獨立獨行的壯懷，且思移居北海道躬耕自活，如牛肉與馬鈴薯中岡本所說的樣子。誰知結婚未及一年，戀愛破裂，信子忽棄獨步出走了。

獨步的戀愛理想，在男女雙方繼續更新創造。信子出走後，獨步給她的書中有一處說：

據有經驗的人說：新夫婦的危險起於結婚後的半年間。忍耐經過了這半年，夫婦的真味才生。真的，你在第五個月上，就觸了這暗礁了。原來人無論是誰都是充滿着缺點的，到了結婚以後，不能復如結婚前可以空想地滿足，實是當然之事。如果因不能空想地滿足就離婚，那末天下將沒有可以成立的夫婦了。這裏須要忍耐，設法，彼此反省，大家獎勵。所謂共艱難苦樂者，不只外來的艱苦，并須與從相互間

出來的人性的惡點奮鬪。夫婦的真義，不就在此嗎？

夫婦爲獨步描寫戀愛的作品，亦曾暗示着與上文同樣的意見。第三者則竟是他的自己告白了。江間就是他自已，鶴姑是信子，大井武島則是以當時結婚的周旋者德富蘇峯內村植三竹越與三郎爲模特兒的。

信子一去不返，結果不免離婚。獨步的煩悶，真是非同小可，曾好幾次想自殺。他的日記中，留着許多血淚的文字。

她竟棄捨我了，寒風一陣，吹入心頭，迴環地擾我，我的心已失了色，光和希望了。

信子，信子！你我同在東京市中相隔只里餘，你的心爲何遠隔到如此啊！

啊，戀愛的苦啊！逐着冷却了的戀愛的夢，其苦真難言狀。

我永永愛信子，我心愈戀戀於信子。

她已是戀愛的坟墓了嗎？那末我將投埋在她裏面。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三十日)

睡眠亦苦，因為要夢見信子。

我到底不能忘情於信子，即在走路的時候，填充我的愛的空想的，仍是關於信子的事。

自一旦與信子的愛破裂，就感到一生已無幸福可言了，我是因了信子的愛而生存的。

無論怎樣的困厄，貧苦，不幸，如果有信子和我在一淘奮鬥，就覺得甚麼都不怕。信子的愛，給我以難以名言的自由。

然而，現在完了，現在，這愛的隱身所倒了！

我好像被裹了體投到世路風雪之中，我的回顧從前之愛，亦非得已。

我真不幸啊！

然而愛不是交換的，是犧牲的，我做了犧牲了，我的愛誓永久不變。

（明治二十九年五月二日）

賴了先輩德富蘇峰等諸名士的鼓舞，及平日的宗教信仰，獨步幸而未會踏到自殺途上去。可是此後的獨步，壯志已灰，豪邁不復如昔，只成了一個戀愛的飄泊者，抑鬱以歿。  
啊！女難！作者的女難！

獨步是明治四十一年死的。他雖替日本文壇做了一個自然主義的先驅，但却終身貧困不過。現在全國傳誦的他的名作，當時只值五角錢三角錢一頁的稿費。巡查脫稿，預計可得五元，高興得了不得邀友聚餐。結果只得三元，把餐費超了豫算。這是有名的他的軼事。他的被社會認識，是在明治四十年前後，那時他已無力執筆，以瀕死的病軀，奄臥在茅崎的南湖院了。

十六年，七月，譯者。

牛肉與馬鈴薯

## 牛肉與馬鈴薯

芝區櫻田本郷町的濠畔，有一所名叫明治俱樂部的洋房，建築雖不十分講究，卻是一座比較不錯的房子。房子現今還在，可是已經易了主人，明治俱樂部本身早已消滅了。

這是那俱樂部尙繁盛時的事：有一年冬天的某晚上，樓上食堂還點着燈，笑語聲時時流出到外面來。在平日，那俱樂部夜間不大有人集會的，火爐的煙，平常也只在日間噴騰，那夜雖早已打過八時，人還好像沒有就快散的樣子，大門旁排着六部包車，車夫們都集攏在後門，似正在作慣例的骰子賭博。

這時，突然有一個人從黑暗中露出，高高地翻起了外套的領，低低地戴着呢帽，急忙地按捺門鈴。



等裏面一來開門，就用了低聲而沈重的調子問：

「竹內先生在這裏嗎？」

「呃，在這裏，你是那一位？」一個瞎了一眼的長面孔的着和服的侍着了寧地說。

「把這拿去。」他所遞出的名刺，上面只用五號字印着岡本誠夫幾字，並無甚麼頭銜。侍者受了名刺，急上樓去，又急下樓來：

「請到這裏來。」他被引導到了樓上，樓上還猛燃着火爐，非常溫暖，火爐旁坐着三人，還有三人在稍遠的椅子上躺着。旁邊的桌子上擺着惠斯克瓶，杯子有已乾了的，也有還是滿斟着的。大家已飲得差不多了。

一見到岡本，竹內就立起身來，快活地：

「呀！請在這裏坐！」說着移過一把椅子。

岡本不便即坐，環顧室中，有五人是曾有過一面之緣的，只有一位白色中等身材的上流紳士，卻未曾相識。竹內見到這層。

「哦，你不認識這位罷。待我介紹；這是上村君。是北海道炭鑛會社的社員，上村君，這位是我的老友岡本君……」

話還未完，那名叫上村的紳士就用了快活的調子說：

「呀！初會……大作是時常拜讀的……從今以後，請勿棄……」

岡本只說了一句「請愛待」就默住了。於是坐在椅上。

「那末，請繼續講下去。」名叫綿貫的矮而有黑鬚的紳士說。

「是的！上村君，以下如何？」名叫井山的眼睛細小頭髮稀稀的瘦紳士加入催促。

「啲呀，被岡本君一來，就說不下去了。哈哈……」炭鑛會社的紳士帶羞地笑。

「甚麼？」岡本問竹內。

「啲啲，很有趣。因為談話之中，不覺論到我們各人的人生觀了。請聽着！那真是名論卓說，滔滔不盡呢。」

「那裏？已經大概說完了。你不比我們俗物黨，是真內行，還是聽你的罷——喂，諸君！」

上村思藉此逃避。

『不行，不行！先把你的話完了！』

『一定要請教的。』岡本把接在手裏的一杯惠斯克，一氣飲乾。

『我的所說，恐與岡本君的意見正相反對罷。總之，理想與實際不能一致，到底不能一致的……』

『着着！』井山帶了調子叫說。

『如果不能一致，那末與其依從理想，不如服從實際，這是我的理想。』

『只這樣嗎？』岡本執着第二杯的惠斯克，奮然地說。

『但是，理想是喫不來的東西啊！』上村說時，臉像兔形了。

『哈哈！既不是牛排 (Beefsteak)，』竹內張大了口笑說。

『不是牛排，實際是牛排，是蒸燉了的 Stew。』

『是肉燉蛋 (Omelet) 嗎？』一個酡紅了臉打着渴腫的座中最年青的紳士名叫

松木的鄭重地說。

『哈哈……』一座哄笑了。

『啲呀，不是笑的事情呢。』上村上了興頭：『用譬喻來說是這樣：依了理想，不能不只喫馬鈴薯，碰得不巧，或者竟至於連馬鈴薯都沒得喫，你們以為牛肉與馬鈴薯那個好？』

『牛肉好啊！』松木又用了將睡去的聲音鄭重地說。

『但是，在牛排裏，馬鈴薯是很好的附屬品。』一個頰上有鬚鬚的紳士得意似地說。

『是的，理想就是實際的附屬品！馬鈴薯也不可全然沒有，但只有馬鈴薯就要不得了！』上村說了，滿足似地向岡本看。

『但是，北海道不是說是馬鈴薯的名產地嗎？』岡本淡然地問。

『就是說那個馬鈴薯。我為那個馬鈴薯，不知喫了多少虧。啊，竹內若是知道的。我現今雖然是這樣的一個人，也曾是同志社的畢業生，在當時會是熱心的「亞門」黨，換句

話說，就是大大的馬鈴薯黨哩！

『你嗎？』井山好像怪異的樣子，把那細眼張開。

『那也沒有甚麼可怪的。因為當時還年青哩。岡本君不知幾歲，我出同志社，是二十歲，是十三年以前的事。那真是了不得的熱心的馬鈴薯黨哩。在學校裏的時候，一聽到別人說起北海道，就會穆然神往，因為還是以清教徒（Puritan）自認的，所以更是了不得！』

『好一個清教徒！』上村見松木驕言，用頗阻止他，一壁啜着惠斯克：

『想斷然離開這污濁的內地，投身於北海道自由的天地。』上村說至此，岡本向他凝視。

『於是，一味到處探聽北海道的情形，只要聽到傳教師中有從北海道來的人，就跑去詢問。他們也講「一相情願」的話給我聽，甚麼自然界如何啦，石狩川洋洋地奔流啦，滿望都是森林啦，了不得啊，我全然入魔了！於是，把所聞得的情形綜合了描成這樣的想

像……先流了自己額上的汗，開開荊棘，在這上面撒下小豆……』

『很想看看這樣的農夫哩。哈哈……』竹內笑了。

『呀，真是實地做過的囉，請等一等，就會講到這上面去的……在這裏面漸漸造成田園，多種馬鈴薯，只要有馬鈴薯，就不愁沒得喫……』

『呀，馬鈴薯出來了！』松木又驕言了。

『田園的中央有屋，構造原是極粗略的，表面好像美國式，建成得和新英洲（New England）殖民時代的格式一樣。屋頂是這樣斜轟急下的，橫面豎着一個高高的烟突。窗戶的究竟要開幾扇，會很使我猶豫不決……』

『這樣的屋果然造成了嗎？』井山又把細眼張開了。

『呀，這是在京都時的想像啊。因開窗而煩悶的是……是的，是的，是到若王寺散步回來的時候。』

『以後怎樣？』岡本熱心地催促。

「再在北面劃一區域作防風林，林木務使繁多，一望澄清的小河，從防風林的右方迴流到屋的前面，不用說，這河內是有鴨或鵝泛著紫羽或浮着白背的啊。河上橫有三寸厚的獨木橋，橋裏要不要加欄杆，也會頗費躊躇，後來以為還是不加的自然，就決定不加了……構造大約如此，可是我的想像，卻不就此滿足……第一，一到冬季……」

「喂，且慢，這「冬」的一音，不使你感染甚麼嗎？」岡本問。

上村作出驚異的臉色：

「你爲何知道這事有趣！你真不愧爲馬鈴薯黨！一聽見冬，我就耐不住了啊。覺得這冬竟像就是自由的樣子！并且，我是熱心的「亞門」哩，是基督降誕節萬歲的儔伴哩，一到降誕節，如果不下大雪，簷冰不像棒的垂下，就好像是虛假的。所以，在我，與其說北海道的冬，寧感着冬就是北海道，即在聽人講北海道情形的時候，聽到「一到冬……」身體就會這樣震抖了。因此，在我那想像中亦然：一到了冬季，全屋埋在雪中，夜間從玻璃窗裏晶晶地漏出火影，有時寒風呼呼吹來，雪從樹梢落下劈拍有聲，哥爾斯坦種的牝牛，在

牛舍裏「唔」地呻着！

『你是詩人啊！』一人躡着地板躍起叫說。這人名叫近藤，他從岡本進來以後，不會發過一言，只和惠斯克作伴，是個長身而臉上似乎別有脾氣的人。

『哪岡本君！』他再補說一句。岡本默然，只有首肯。

『詩人是的，我那時確曾是詩人。愛讀那「晚鐘發出音來告訴白日已過」的格萊（Thomas Gray）的墓地（Church yard）譯詩，自己也會試作哩。和今日的新體比較，我是前輩了。』

『說起新體詩，我也曾作過的呢。』松木這次興奮地說。

『算甚麼！就是我也曾作過二三首的囉。』

『蘇貫君！你如何？』竹內問。

『哪呀，慚愧得很！你知道，我是沒有女人氣的，所以也沒有詩人氣，凡事都用「權利義務」來一貫了。不知甚麼緣故，我好像俗骨特別發達呢！』蘇貫說着撫摩自己的頭。



「嘩呀，我真是說也慚愧，也曾作過的，并且還會在甚麼雜誌裏登載過二三首哩！哈……」

「哈哈……」一同哄笑了。

「那末，諸君都是老詩人了。哈哈……奇談，奇談！」繇貫叫說。

「這樣嗎？諸君也都作過的嗎？不防到那末以前都是馬鈴薯黨了啊。」上村說時，表出不但是我的神氣。

「請把前面的話繼續下去。」岡本催促上村。

「是的，講下去。」近藤命令似地說。

「好，我卒業後在東京局促了一年光景，等到斷然決定往北海道去，那時候的心情真是少啊。好像是要罵出『笨傢伙』的話來的心情。在上野車站上了車，汽笛「嗚」地一叫車開動的時候，我會伸頭窗外，向東京吐了一口唾沫。同時心裏湧上說不出的歡喜，曾避了人眼用手帕拭淚哩。真的！」

「喂，且慢！你所謂要罵出『笨傢伙』的話來的心情，我不明白，那是甚麼意思？權利義務的綿貫正經地問。」

「只是說東京人囉。試看你們汲汲於名利的醜態怎樣！笨傢伙看我——就是這樣的心情。」上村也正經似地加以注解。

「路上的情形，略去不講，總算平安地到了北海道的札幌，到了馬鈴薯的出處了。很容易地得到了十萬坪（每六尺平方曰一坪——譯者注）的土地啊，開始了，所謂額上的汗，要從此開始流了。這樣地就着手進行。原還有一個一向和我理想相同的朋友，這人現在仍和我在同會社裏的。我和他二人着手開墾事業。啲呀，竹內，是認識的罷，就是那個梶原信太郎啊……」

「噫！梶原君？他也曾是馬鈴薯黨嗎？現在不是肥得像豬了嗎？」竹內驚訝。

「是的！他現在是板起鬼樣的面孔，血淋淋的牛排，一口氣就可吞得下去了。他老先生究竟比我聰明呢，大概辛苦了兩個月的光景罷，有一天，他提出動議，說斷然不要再幹

這樣的傻事。據他的議論：我們並無自己做這樣隱者的必要，與其和自然戰爭，不如和世間格鬥，牛肉比之馬鈴薯，滋養分要富得多。我那時大反對他，堅說你不幹就不幹，我一人也要幹下去。他老先生見我如此堅持，就說：你要幹就只管請幹，再過一會，你就會覺悟罷。要之理想只是空想，是癡人的夢啊。他留了這番話逕去了，我獨自留在那裏，雖會忍耐支持，不久就失了勇氣，可是究竟以一二個佃夫為對手，支撐了三個月哩！了不得罷！」

『呆子囉。』近藤怒罵似地說。

『呆子？呆子？呆子？』呆子呆子呆子！從現在看來，原是大呆子囉，可是那時確自以為了不得哩！』

『終究是呆子啊。你本來就和這不配，不是配在北海道喫馬鈴薯過日的，自己不早覺悟，受苦至於三個月之久，這不是呆子是甚麼？』

『就算是呆子罷。後來漸漸說到你方才所說的「不配」了。幸而我身上沒有馬鈴薯的品質。在那裏過了夏，那一向所期望的「冬」這傢伙，已漸次近來，其先鋒是秋。那秋，或許

因爲是秋，綠故罷，很不歡喜啊。陰森森的林上滴着勃達勃達的時雨，日光看去總是覺得暗淡。談話的伴侶呢，沒有，噢，是，差不多一粒幾文的米一些些和那個馬鈴薯住的是，用樹皮作壁的草舍。』

『那是，你事前早已應該覺悟了的罷！』岡本屢言。

『就是因爲這個啊，我的所以說實際比理想好。雖有覺悟，但是究不情願。第一，如此，人弄瘦了囉！』

上村說時舉杯潤口：

『我不防到會瘦的！』

『哈哈……』一座哄然了。

『於是，我細細地想：果然被梶原這傢伙說着了。真呆極！決計放手，就不再幹下去。如果在那裏過了冬，我恐怕要死在那裏了哩！』

『從此怎樣，你現在的主張是？』岡本帶了嘲笑的神情鄭重地說。

「因此，馬鈴薯是夠怕了，現在甚麼都奉實際主義，賺了錢，喫了好東西，像這樣地和  
大家靠在火爐邊，喝着酒快樂談笑，肚裏飢了，就喫牛肉……」

「贊成，贊成！我也這樣主張。無論忠君愛國，無論甚麼，沒有不可與牛肉兩立的。如果  
不兩立，那是自己不能使他兩立的緣故。就是所謂呆子。」綿貫大興奮。

「我卻不然，」近藤叫說。他背向了火爐馬跨在椅子上，用了炯然的眼風，環照全座：  
「我不是馬鈴薯黨，也不是牛肉黨。像上村君是先爲馬鈴薯黨後來變節爲牛肉黨  
的。這就是所謂薄志弱行。要之，諸君是詩人，是詩人中的墮落者。所以一味豎起了鼻尖，貪  
嗅牛肉的香味，跟着奔走。這多麼醜啊！」

「喂！喂！要批駁別人，先該吐瀝自己的所信呀。你是甚麼的墮落者？」上村挑攻。

「墮落？所謂墮落者，是從高處落到低處の意味罷。我幸而本來不在高處，所以不會  
有那樣出醜的事情。你的喫馬鈴薯，是困了主義，不是困了嗜好，所以熬不住想喫牛肉了。  
像我，是困了嗜好喫牛肉的，所以最初既不餓，現在也仍不荒急……」

『毫不要領！』上村叫說。近藤接著正想預備答辯，恰好來了一個用人，小心地走到近藤身旁，附耳低說甚麼。

『你告訴他，我近藤不是那樣寬大的主人哩！』近藤怒斥。

『甚麼？』座中一人驚問。

『呃，車夫的混賬，又來說錢已賭完，再借些給他了。——不要領爲甚麼？不是很得

要領了嗎？你們是牛肉黨，是牛肉主義者。我是本來嗜好牛肉的，沒有甚麼主義不主義！』

『大贊成！』有人用了靜而沈重的聲音說。

『贊成的罷！』近藤微笑着岡本。

『很贊成！沒有主義，這話很贊成。世間沒有別的東西再像主義的愚了。』岡本把炯炯的眼光射在座上。

『要請教你的高見了。務請賜教。』近藤把四方的下顎突向前去。

『你是那一類？牛呢？薯是薯罷？』上村作出早已知道了神情，想誘岡本開口。

『我也是一個既非牛肉黨又非馬鈴薯黨的人，可是卻不一定像近藤君的嗜好着牛肉。不消說，那所謂主義的杜製小菜是大惡的，但也不能服從甚麼肉或薯的嗜好。』

『那末，究竟是甚麼？』井山瞪着那像煞有介事的細眼。

『沒有甚麼。不用譬喻，赤裸裸地說罷：我不能奉甚麼一定的理想，卻是也不能隨了流俗把肉慾來作一生的目的。這是不能，並不是不爲。老實說，也會想到無論那一邊都好，總須決定一方向的。不知犯了甚麼因果，一向有着唯一的不可思議的願望，爲了這緣故，至今還不能決定向甚麼方向走。』

『是甚麼，你的所謂不可思議的願望？』近藤用了那壓迫的老調問。

『一言難盡。』

『大約不至於想用龍肝鳳肺下酒罷。』

『差不多是那樣的……老實說罷，我曾戀慕過一少女的。』岡本鄭重地說述。

『有趣有趣！談話漸入佳境了哩？以下怎樣？』年青的的松木把椅子移近爐邊。

『這話稍嫌突兀，但要講我的不可思議的願望，是須得從這裏說起的。那少女是個非常的美人。』

『唷！』松木高興得幾乎躍起。

『圓面盤，白色，身材像西洋女子的圓滿而且窈窕，眼雖好像要睡去不甚活潑，但有似在沈思的情味。她那眼中帶了愛嬌，一來睇視，大概的鐵腸漢也就被軟化了。我也入其彀中了。最初看見她的時候，並未感着甚麼，等會面了二三次以後，漸覺有被吸引了去的樣子，念念不忘那少女家來。自己卻並不覺到已陷入戀愛了。』

『有一天，我到那少女家裏去，她兩親不在，家裏只有她和女僕及她十二歲的妹子三人。她說是略有不適，獨自鬱坐在房內，低聲唱歌，我坐在廊下聽。』

『榮姐，我一聽到你那種歌音，不知爲了甚麼就覺悲哀不堪哩！』不覺這樣說。

『我不知爲甚麼活在這樣的世間的囉。』她無聊地說，這在我聽去，比大哲學家的厭世論還要真實。以後即不詳說，也可推測了罷。



「兩人不久就做了戀愛的奴隸。我在這時才嘗着戀愛的快樂和悲哀。有兩個月是全像夢也似地過了的。把這裏面可遭人妒的內幕一二來說，是這樣：

「有一天午後五時光景，我去參與友人夫婦出洋的送別會，我的戀人也隨了她母親出席。那是非常的盛會，來賓中也有伯爵家的小姐們，到夜間十時才散。因為月色好，我就從飯館步送那母女到芝山內她們家裏。三人徘徊走着，母親在路上極口稱贊那出洋夫婦，表示非常羨慕。談說之間，似乎很不滿意於自己女兒的有出世間的傾向，甚至於夾說女兒的所以有此傾向，也因為受了所交朋友的影响的話。和我並肩走着的少女，來緊握我的手，我也還握她，這就算是對於母親的微弱的反抗。

「一到了山內的森林中，月從樹縫中漏出蒼然的光，更加一段清趣。母親走在我們四五百步以前，夜已深，行人也稀少，周圍非常靜寂，只有我的皮靴聲和兩個女人的下駄(Geta)，日人所躡之木履——譯者注）聲，響亮地互相反應，因為有動於方才母親的言語，我與少女都默然無言，母親也急板起了樣子默然地走着。

『及走到樹影繁暗遮蔽月光的地方，少女突然靠近我身幾乎要抱住我的樣子』

『你不要介意母親的話，把我棄了啊。』這樣囁語了把手加在我的肩上，同時有一種熱的東西向我的左頰上觸來，比花還好的香氣，從鼻端掠過了。一出了暗處，見少女的兩眼，滿含淚珠，臉色悽然作蒼白色，一半也是因為在月光中的緣故罷。我見了這情景，同時覺到一種寒氣，胸裏被那像恐怖又像悲哀的不可名狀的心情塞住，宛如有鉛塊壓下胸中似的。

『步送到了門口，母親留我進去喫茶，我卻辭了向自己的歸路。覺得心裏有一個難解的謎，覺得只要把這謎解決，自己的運命的悲痛也可如數解決了的。這決不是比喻，確覺得有如此的心情，不能自堪。於是，不即回去，在山內選了一塊僻靜的地方，茫然徘徊走着，不覺到了丸山之上，就在露天椅（Bench）上坐了，凝視那品川江心上的天空。

『那少女不是不久就要死的嗎？這樣的一念雷電似地在我心坎最暗的底部襲來的時候，我不覺跳了起來，接着茫然地眼釘了地面往來才子。』決沒有這樣的事，』斷沒

有」曾叱魔似地這樣自語着。魔終於沒被叱退，一立住了脚去凝視地面，少女的蒼白的面孔就分明地在眼前現出，那面色總不像是個生人。

「後來，我自己把住了心，以爲今夜還是早回去睡罷，自己完全在着魔了。正決了心想下丸山去，不料又遇到了一件使我不安的事情：我上山的時候是並不覺得有甚麼的，這回路旁的樹枝上忽見掛着一個人哩。喫驚了，覺得頭上好像有冷水突然澆來，就呆立在那地方。

「鼓了勇氣上前去看，是個女的。臉面原不會看見，把脫落在路上的下駄拾起來看，知道是個年青的女子，我不顧一切，從紅葉館那邊下來到了山內，見前面有警察的崗棚，就跑去把情形告訴。」

「這女子怕就是你所戀愛的少女了。」近藤戲謔了說。

「如果如此，那全然是小說了。幸而還未成爲小說。」

「看次日的報紙，才知道那女子年十九，與兵士私通懷了胎，兵士自回鄉去了，她因

窮於處置自己的身體，遂行自殺的。這且不去管他，我那夜簡直沒睡。」

『總算還好，第二天遇見那少女，見她的相貌仍和平常無異，她在那半睡去的眼中，含了笑迎接我，前夜以來的心中的苦惱，就像霧地消去了。從此以後約一個月，別無波瀾，只是歡娛快樂……』

『原來如此！這是難得！』綿貫蹴了地板說。

『喂，靜着聽！以後如何？』松木認起真來了。

『以下讓我來說如何。是這樣罷：後來那少女打了一個呵欠，神聖的戀愛就此完結。是的？』近藤也無端認真地說。

『哈哈……』有兩三人哄笑。

『啣呀，至少我的戀愛曾是如此的。』近藤再來補足。

『像你這樣的人，也曾知道戀愛的事？』這是井山的出人意表的警語。

『攔斷了岡本君的話頭了。來談談我的戀愛罷。一分鐘就可說完。我與某少女陷入

了戀愛，兩人夢也似地快樂地度日，到了第三個月，少女打了一個呵欠，彼此各自走散。就不過如此囉。無論在誰的戀愛中，這個總是要條件哩。女人這一種動物，只要過了三個月，十個之中，整十個是要厭倦的，如果是夫婦，那也沒法只好黏着。但這不過是那女的噁着呵欠過日而已。如何？你以為不是這樣嗎？」

「也許是這樣，可是幸而我的戀愛尙未到呵欠的地步。請聽我講下去。」

「我那時也和上村君方才所說的樣子，患了厲害的北海道熱。老實說罷，即在現在，我還是醉心着北海道的生活的。那時，我也曾種種地自描想像，似和戀人共話這想像無上的快樂。像上村君所說的亞美利加風的家屋，我是曾在整張的洋紙上用了鉛筆畫過圖樣的。但是，我的與他的略有不同，在冬天的夜裏，從窗間不但有燈火閃出，有時還可聞得歡樂的笑聲和女子的洗着的歌聲……」

「可是，我是不曾有對手的囉！」上村說得很可憐，引得大家都笑了。

「你的從馬鈴薯蕪變節爲牛肉黨，這也是一種原因罷。」綿貫說。

「啲呀，這是瞎說。上村君如果有了對手，那末恐怕未到北海道早就變節了呢。女子這東西，到底不是能實行馬鈴薯主義的，那是先天的牛肉黨，和我一樣。女子說是喜歡喫薯，是騙人的話。」近藤帶了怒氣說，最後的一句又引得合座大笑。

「於是，兩人」岡本沈靜地開始講，這才大家重行靜默。

「兩人把北海道決定爲將來的生活地，計議既熟，我就思回到故鄉，把一向託親族經營的山林田地如數賣去，將這金錢用之於北海道新墾地。曾以十日往返的預定，回到鄉裏，因親族的阻難及產價的不合等原因，竟留滯了二十日。

「不料，有一天，少女的母親發來了一個電報，我把要拿的東西也不及拿，匆忙地回到東京，少女已死在那裏了。」

「死了？」松木叫說。

「是的，我一切的希望都因此歸諸水泡了。」岡本話還未終，近藤用了演說的調子，犀入了說：

『嗚呀，我們幸得聞有趣的戀愛談，感謝之至！但是，我要替岡本君祝賀那戀人之死。如果說祝賀不妥，那末歡喜，我私下替他歡喜。倒可歡喜，反而歡喜。倘然那少女不死，其結果的悲慘，必有甚於死者。我相信。』說時態度很是儼然，自己也覺到很可笑了，於是急換了調子，低聲地帶了笑說：

『爲甚麼？因爲女子是要呵欠的。呵欠有數種，其中有兩種呵欠最是可悲可惜的，一是倦於生命的呵欠，一是倦於戀愛的呵欠。倦於生命的呵欠，是男子的特色；倦於戀愛的呵欠，是女子的天性。一最可悲，一最可惜。』在這以後又回到儼然的調子：

『女子倦於生命的事差不多是沒有的，年青的女子雖常裝出那種倦於生命的樣子，但這實不過是渴於戀愛的變態罷了。幸而得到戀愛，以後若干年月中就快樂得了不得，真是快樂得了不得。快樂二字的全意義，可以說在這類女子的境遇裏完盡了罷。可是，不久厭倦，就是倦於戀愛了。世間再沒別事比女子倦於戀愛更討厭的。我會說他是可惜，其實不如說是可憐。男子不然，往往有倦於生命的事，這時有的因了戀愛，可以開出別的

生路，至有以全靈魂投入戀愛的火焰中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戀愛就是男子的生命。」說到這裏對着岡本：

「是的罷？如何？我的話不錯罷？」

「毫不得要領！」松木叫說。

「哈哈！不得要領？其實，我也沒甚麼要領，只是這樣說罷了。如何？岡本君！我想你的所謂既不屬馬鈴薯黨也不屬牛肉黨只抱着一種不可思議的願望着，大概是想和那死了的少女再見罷。」

「不！」岡本叫說了從椅子立起身來。他已很有些醉了。

「不！先這樣聲明。諸位如果願聽我的不可思議的願望的，那末我說。」

「諸位不知道，我一定想聽的。」近藤舉臂。諸人都默然地注視岡本的面孔，松木和竹內嚴肅，膝貫井山與上村帶了笑。

「那末，再在這裏先聲明一句，不！



「不錯，我原如近藤君所說，是因了戀愛開出生路的男子中的一人。所以少女之死，在我真是大打擊，像方才所說過的樣子，差不多把一切的希望都破壞了。如果那個靈魂香是可買的，我願買二三百斤。但願把少女再回到我手裏，我一念及此，覺得身世都不在念中了。老實自己招供罷：我想到那少女，不知哭了幾次！不知有幾次念着少女之名仰頭天際啊！如果那少女能再復活在世上一次，不用說是我所願望的。」

「但這並不是我的不可思議的願望，不是我真實的願望。我還別有着更大的願望，更深更熱心的願望。如果能達到這願望，那末少女不復活也可以，復活了在我面前把我賣了也可以，在我面前伸出鮮紅的舌頭來冷笑也可以。」

「朝聞道，夕死可矣。我的願望雖與此大異，但心情卻相同。我如果不能達到這願望，那末雖活到百歲，也無益處，不但毫不快樂，反而覺得苦痛。」

「全世界的人們都沒有這願望也不要緊，我一個人要追求這願望。爲了追求這願望，我不怕犯強盜罪，殺人，放火，甚麼都不管。如果有鬼來向我保證，說「把你妻給我，我要

「好她，把你兒子給我，我要喫他，我使你達這願望，」我就給他，有妻就是妻，有兒子就是兒子。」

『這真有趣，快想明白這願望是甚麼哩。』綿貫叫說，竭力撚那鬚鬚。

『立刻就說。我想諸君當已厭憎目前紛亂的政府了罷。大家在這裏必有一種願望，想把像卑斯麥，加富爾，格蘭斯頓，豐太閣的人合在一處組成一鋼鐵似的政府，行任意的政治的。我也這樣地願望着，但這不是我的不可思議的願望。』

『想做聖人，想做君子，想做慈悲的教祖，想做基督釋迦或孔子一類的人。實在想做。但如果成了這樣的人而不能達我這不可思議的願望，那末就是甚麼聖人神子也都不想做。』

『山林的生活，只要提及這話，我的血就會沸騰。我的戀慕北海道，也就爲此。我時往郊外散步，像近日像冬晴，見到那遠方地平線上迴環國境的戴雪的連山，就使我的血液湧起波瀾，不能自持！但是，我一念到那願望，這樣的事，立刻毫無意味，只要能達到我的那

願望，就使要我到紅塵三千丈的都會裏去當車夫也可以。

『甚麼宇宙不可思議啦，人生不可思議啦，天地創始的來源是甚麼啦，麻煩的議論  
很不少。科學與哲學，是想苦心把這些問題來研究闡明，在其上安放安心立命的基礎的。  
我也想成大哲學者，想成使達爾文退避三舍的大科學家，或是大宗教家。但是我的願望  
卻不在此，如果成了大哲學家不能達我的願望，我願冷笑自己，在自己額上烙印一「虛  
偽」的記號。』

『究竟是甚麼啊，快說出來，將你的願望。』松木焦急着說。

『說罷，請不要喫驚。』

『快快！』

『要想喫驚，是我的願望。』岡本冷靜地說。

『甚麼話！好無謂！』

『甚麼意思！』

『打渾嗎！』

諸人鄙夷似地說，只有近藤默不作聲，似在等候岡本的說明。

『有這樣的句子：

Awake, poor troubled sleeper: shake off

thy torpid night-mare dream

我的願望，就是想抖脫夢魔！』

『不懂是甚麼意思！』綿貫啣咕了說。

『並不是想知宇宙的不可思議的願望，乃是要對這不可思議的宇宙喫驚的願望！』

『尤加像謎了！』井山搔着臉孔說。

『並不是想死的祕密的願望，乃是想對於死的事實喫驚的願望。』

『你只管隨意去喫驚就是了，甚麼！』綿貫嘲笑。

『信仰本身並不一定是我的願望，沒有信仰片刻都不能安地去對於這宇宙人生的祕義煩惱，才是我的願望。』

『原來如此，這是越加難懂了哩！』松木啣着把岡本的臉，幾乎要穿孔似地釘視。  
『寧想把這用舊了的葡萄似的眼珠剝出，是我的願望！』岡本不覺擊桌了。

『爽快爽快！』近藤情不自禁地叫說。

『不想喫那在華姆斯（Worms）大會不爲王侯之威所屈的路德的膽，他那在十九歲時見了學友亞烈克西斯的觸雷而驚詫死的祕義，這心情才是我所要的。

『只管隨意去喫驚就是了，綿貫君曾這樣說。隨意去喫驚，真是極有趣的話，可是，決不能隨意喫驚的。』

『我的戀人死了。不復在世上了。我全然做了戀愛的奴隸，那少女之死，把我的心真是擾亂得不堪。但是我的悲痛只是失了戀愛對手的悲痛，並未能對於冷酷的死的事實，加以直視。戀愛固能支配人心，可是還有用了比戀愛更大幾倍的力來加於人心之上的。』

「這就是習慣之力。」

*Our birth is but asleep and forgetting.*

真如此句所說，我們生到這天地間來，從無我無心的小孩時代起，碰到種種的事，每日看見太陽，每夜見到星辰，於是，這不可思議的天地，也就成了不是不可思議的東西，生，死，以及宇宙萬般的現象，都變成了尋常茶飯了。說甚麼哲學啦，科學啦，用了自己立在天地以外的態度，把這宇宙來處置！

*Full soon thy sour shall have her earthly freight,*

*And custom lie upon thee with a weight,*

*Heavy as frost, and deep almost as life!*

真的！真的！

「我的願望，就是想怎樣拂去這霜。想怎樣使自己脫了這陳舊的習慣的壓力，用了驚異的心情，俯仰於這宇宙之間。因這結果，或取牛肉主義，或取馬鈴薯主義，或成了厭世

之徒來把這生命咀咒，都不計較！

「結果呢，不計較，原因是不想虛偽的。不想把前提置於立在習慣之上的遊戲的研究的上面。」

「甚麼月的光美啦，花的夜如何啦，要之滔滔的詩人的文字，都是遊戲。他們決沒曾見到真東西，只是見着幻影，見着習慣的眼睛所作出來的幻影而已。這是感情的遊戲。無論哲學，無論宗教，其始祖不知道，至其末代的末流，都是如此的。」

「我的朋友之中，有一個說這樣話的人。他說有人發了『我是甚麼』的疑問，自己苦悶，其實，不可知的事情，總是不可知的。他說這樣嘲笑的話，照普通的說法，或是如此。但這疑問並不是一定爲求解答而發的問題，實是因爲痛感到我在這天地間的不可思議，自然發出來的心靈的叫喊。這問題自身，是心靈的真誠的呼聲。那嘲笑他的，就是心靈麻痺的自白。我的願望，倒是要想如何使從心裏發出這問題來。可是，從口裏雖能發出這問題，要他從心裏發出是非常難的。」

『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原是常聞的話，只在要想不發這問而不得的人的心裏，可流出宗教之泉來，詩也是如此。此外都是遊戲，都是虛偽的。』

『不講了罷！無益的，無益的，無論說了多少，也是無益的……啊！倦了！但是，結末再講一言罷：我想把人分爲兩種，一是驚異的人，一是平氣的人……』

『不知我是屬於那一類的！』松木笑着問。

『當然是屬於平氣一類的。在這裏的七個人，都是屬於平氣的平貨一類的。不全世界幾十億萬人中，不屬於平氣的人究有幾人？詩人，哲學家，科學者，宗教家，學者，政治家，大概都平氣地說着道理，像煞有介事地裝着覺悟的面孔或是哭着哩。我昨夜做了一個夢。』

『做了一個我自己死了的夢。死了在暗路上獨自徬徨的時候，不覺自叫「萬不防到會死的！」真的，我真地叫了的。』

『於是，我想：現在，百人之中有百人，都是即使參與過別人的葬式，或是喪過父母，喪過兒女，到了自己死後仍要在地獄的門口「自發我萬不防到會死的」的叫喊，爲鬼所笑』



的。哈哈……」

「你說只要被喫驚就滿足了。不去平氣地喫牛肉，反歡喜去喫驚，也未免太仔事了。

哈哈！

「啲呀，我雖說想喫驚，但也不過只是這樣說罷咧！哈哈……」

「只是說說的嗎？嘻嘻……」

「也仍是遊戲囉。哈哈……」岡本同笑了。可是近藤已看出岡本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苦痛的神色。

疲

勞

## 疲勞

京橋區三十間堀有一個名叫大來館的旅館。總算是屬上等部類的，住客都是紳商，電話也備店用與客用二種，常年住客，少時十二三人，多時至三十人。

五月中旬的有一天，坐在帳檯前的一個伙計，把從他前面通過的侍女叫住：

『阿清姐，請把這拿給大森先生，只說方才這人來過，已經對他說人不在，把他回復了……』

說着遞給一張小名刺，阿清接了上梯子。

正當午後二時的時分，住客大概實際不在，館內很是寂靜。中庭青桐新葉的影，映在揩淨的走廊的地板上閃閃地發光。

把北首八號房間的紙格一拉開，房中有着二人。一是這室的主人大森龜之助，一是從午前一直留到現在的客人。大森伏了案正在用自來水筆擬電報稿，客則脫却上衣，只着了一件襯衫在匆忙地查閱函件。煙草盆中雜亂地注滿了埃及捲煙的殘蒂。

大森接了名刺，不待阿清說完：

『喂！中西來了！』

『那末怎麼了！』

『不聽見嗎？說回復他不在，已回去了。』

『這倒糟了！』

『因為那傢伙信來說非一星期以後不能來京，所以沒有關照帳房裏。但是，不要緊，來了，就最好沒有了。停會同出去罷。』

頭已微禿的肥胖的客人，只應了一聲『唔』，把金邊眼鏡裏邊的眼睛睜了，右手捻着鼻下的黑鬚，只是沈思。大森見這神情，一壁移攏煙草盆，把煙蒂注入，一壁低聲地：

『或者還是去叫他來罷。』

『呃，還是這樣好。否則在他要以爲我們一味遷就他，反而不妙哩！』

大森說了一聲『且等一等』，把才吸了一口的捲煙，注入灰盆裏，伏了案迅速地把電稿寫好，交給茫然等了許久了的阿清：

『立刻給我發出去！』

阿清走出房間，大森又取了煙捲：

『這確不錯。他這傢伙像聰明而實呆笨，如果這邊一着急，就會了不得起來，原來爽快可以答應的事情，也會故意刁難的。』

『話雖如此，但這邊如果太像煞有介事，他就要動氣。真是難對付他。』客說着打了一個大呵欠。『姑且叫了他來再看罷。』

『甚麼時候去叫他來？』主人說着也打了一個由對方傳染來的呵欠。

『今夜如何？現在就是去叫他，他也不會在旅館裏的。』

大森望着案上的金時計。

『二時四十分。此刻是一定不在的。但是，』又望着時計略微想了一想：『明天清早不好嗎？中西既來了，我想停會還是先去會一會駿河臺的那角色爲妙。』

『不錯，這樣較好。』

『并且，今夜先須叫了澤田來，叫他把樣本的說明順序，好好地豫備妥當。』

『對了，這更要緊。如果像中西那樣的對手，結構說明等類的事，我們也能對付。但究不及澤田。那末就這樣決定罷。停會送一封信去，電話是靠不住的囉，和他說明日午前八時以前候他罷。』

『好，信就發去罷。』大森取出信紙，迅速地書寫。客人則把散亂着的函件丁寧整理了裝入大皮包裏。

中西的旅館很醒寤，那傢伙竟能久住不換哩。』大森在寫信封的時候說。

『一住得長久，也就甚麼都慣了啊。』客人答着，一壁提起上衣一手通進袖管去。

『你如果遇見那角色，請和他說一聲：那件事如果沒甚麼一個決定，我很爲難。那角色也許正在想法，所以延宕着，但這樣下去，你是知道的，我真要不得。向了同鄉人託事情的時候，很似着急，一等到事情快弄好，就睬也不睬。真是把人作呆子看。所以請你代對那角色說：可以末可以，不可末不可以，無論成功與否，趕快給我決定。那角色太糊塗，只要託他，甚麼都會敷衍答應，反使從中的人爲難。』

說着穿好上衣。大森不知在甚麼當兒按了鈴的，侍女走進門來。

『這真奇妙極了，要想發信給中西，阿蝶姐就來，別人真轉不來念頭哩！』大森把信遞給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

『呀，又說那樣的話。我和中西先生是毫沒有相干哩。我真不甘心，大家都來欺弄我！』奪也似地接了信：『好的，要說這種話，我會把這信丟掉的！』

『呀，討饒討饒。這是要緊的信，丟掉了還了得。請叫老頭子立刻送去。阿蝶姐好孩子。』

『阿蝶姐好孩子，順便叫輛人力車。』客人把身上整頓了附和着。

『田浦先生，不要倚老賣老地像煞有介事。』說着自去。

不久車到，田浦去了。大森也就坐了館中的美麗的包車，威勢儼然地出去。

午後四時半光景，大森從外回來，一進房間，就把那五尺六寸的長身，橫倒在席上，成了一個大字，把眼注視着天花板好一會。那四角方方的臉上，顯出不可堪的疲勞的神色，似乎連脫換洋服也不耐煩了。

不久，阿清進來，說『從江上先生那裏有電話。』

大森跳起身來，把那倦曠的眼睛張大了直立起來的時候，臉上已帶土色了。

可是，在電話筒上仍用了威勢堂堂的聲氣談話，回答了說：『那末請就來。』

回到房裏，又頹然把身橫傾了閉着眼，忽而舉起右手，用指唱着數目，似乎在想甚麼。過了一會，手『拍』地自然放下，發出大鼾聲來，那臉色宛如死人。



夫

婦

## 夫 婦

—

我最要好的朋友坂本熊男，突然寄來了這樣的一封信，那時我在鎌倉。

『犬養君足下：

我近來有着說不出的苦，從前不和你說，實是瞞了你了。承你屢次詢問我們夫婦間的情況，我每次是怎樣答復你的？

平和屢次寫了這二字回答你。可是實際怎樣？決不是平和的。如果說是平和，那是冷的平和！是溪間或湖中湛着雪融的冰水一碧如鏡似的平和！我們夫婦難道是希望了這

樣的平和，組織來日方長的家庭的嗎？

即在今日，如果除你以外的人來問我們夫婦間的情況，我必定回答他說：「託福！很平和的！」昨天妹子也低聲問我：

「阿哥有甚麼不快嗎？」

「沒有甚麼。爲甚麼？」

「但是，覺得你臉上不高興，有些奇怪。并且嫂子的樣子也兩樣，我想或者……」

「母親也這樣說嗎？」

「是的。」

「但是，像你看見的樣子，我們不是也沒相罵嗎？」我這樣說，妹子也只說「是的。」不深究了。不過，足下！我們夫婦間的不安，不知不覺已在大家的臉上態度上現出來了！現在只將這不安告訴你。

原因是甚麼？我想，這是你第一件要問的。可是，我除回答說不知道以外，沒有可說。

如果知道了這原因，無論有怎樣的障害，我必毫不躊躇地把他除去。

只要能夠過我們所曾經希望的生活，——能夠繼續像結婚後四個月間的生活，無論甚麼，都可以犧牲。

但是，理由不明的不安，將如何呢？我們夫婦間的平和，爲甚麼冰結了？這原因不知道有甚麼方法可想呢！

二三日，我在園中亭子內椅上坐了，看着林間留着的夕陽。覺得有人坐到我的身旁來，一看，就是妻。

「看甚麼？」她問。

「只是茫然地坐着。」

「好景致啊！」

「噯，好景致！」

「那閃閃的是甚麼？你看！在那樹林中。」

「大概是哪裏的玻璃上的反光罷。」

「大概是的罷。」

我一緘默，妻也不作聲了。我看着前面的樹林；妻呢，眼向着遠樹。空氣沈下，日西落了。天外遠遠地低低地流着白雲。

「已是秋天了！」

「是的。」

妻的答話，我聽去總覺得寂寞無聊，大家又沈默了。這時，我心中起了不可說的悲哀，如果沒有妻在旁邊，恐怕是要將臉靠在圓桌上吞聲地哭了。

「你近日好像是心境不快，有了甚麼了嗎？」妻看着我的臉問。

「也並沒有甚麼，臉色不好嗎？」不覺這樣說，就是騙了妻了。

「臉色呢，也和平常沒有甚麼兩樣，但是……」

「倒是你甚麼了？」

「並沒有甚麼呢。」妻脫口地這樣說，就在那裏騙我罷。我是看破妻也和我一樣地痛心於不安之念的，恐防在妻看來也是這樣罷。如果如此，那末，彼此欺瞞而彼此被欺瞞的事，是彼此知道的。

女僕來請喫飯，大家就急忙地到屋子裏去了。可見得，大家彼此都不願和這問題接觸；至少，兩人之間的怕公然地研究這問題，是明白的。

我確是怕着。我想設法不將這苦悶使妻知道。不過，如果妻已看破了我苦悶着的情形，總想於大家未出口以前，避免這苦悶。從大家心內除去不安的念；回復從前快樂溫和的交情。

兩人中間的，確有了溝了。真是可悲的事實。

大家的愛薄了嗎？決不是！斷然不是！大家要想填滿這溝，就是證據。

爲甚麼有溝？不安了？所以有溝的呢？還是有了溝，所以不安的？究竟爲了甚麼？我竟一概莫名其妙了！

我開始會說是冷的和平，其實；不如說是有熱心的不安，來得適切。

有時好像有寒風一陣吹過頭上的樣子，這是爲失望所襲的時候；有時蒸也似的熱，灑滿全身，這是要想將我們夫婦從這現狀救出，在心裏焦灼的時候。

眼前只好依賴你的深遠的友情和智慧了。」

## 二

我讀了這封信大驚，但是很不得要領。

所謂相互的不安是甚麼？所謂原因不知道爲甚麼？爲甚麼像那樣結了婚，那樣交情好的夫婦，弄到如此？單就了這封信，究竟是爲了甚麼，我也一概不明白。

坂本熊男最初與若代千代子相識，在七年以前。那時坂本二十四歲，千代子十八歲。相識以後，兩人不久就陷入戀愛。

那是春末的事：有一日，坂本着了高等商業學校的制服，突然到了我的宿所：

『不一淘到大森去嗎？』這樣引誘着說。

『幹甚麼去？』

『我的下面一級中，有個名叫若代的。我和他才於一星期以前在運動場上熟識，是個有趣的人；屢次叫我到他家裏去玩，所以我想去看看。一淘去罷！大概是在八景園的後面，他自矜誇說家裏庭園很大呢。』

我也不願在下宿的樓上悶悶地過春天的星期日，就表示同意，兩人同到大森去了。若代家庭園却廣，有不十分高的岡，有樹林，有草地。庭園的佈置，雖不會費過人工的經營，却具有自然的風致。若代歡熱地接待我們，不到屋子裏去，就直接引導我們到園內，上岡上的亭子。

若代比坂本小一歲，身材修長，白色和顏，是個好像小孩似的快活的青年。

他父親原是一個做過地方長官的人，因為人物清廉，又不關心於理財，遺給妻和子女的財產，就只舊有的公債證券和少許的鐵道股分，此外就是這大森的邸宅。退隱以後，



在大森住了三年光景，就死去了。

若代和母妹三人住在這邸宅，通學於神田的高等商業學校，學着銀行科，成績不好也不壞；不過因爲性質爽快，溫順，有令人可愛的地方，所以教師同學都愛好他。

我們坐在亭欄上正在任意雜談着，一個十七八歲的上品的女子，搬了葡萄酒和果子來了。

『呀，你真解事！』若代笑了說着，更對了我們：

『這是妹子千代。這位是坂本君。還有犬養君。』這樣隨便地介紹。

千代子像着她的哥哥，是個白色，而龐微圓，眼色冷靜的少女。舉動也沈重，有自然的窈窕的風度；一切都像哥哥，不過因爲是女子，總有一種好像老成莊重的地方。

不久就到正午，妹子又來：

『阿哥，喫飯了。』

『可不可以就在這裏喫呢？』

「因爲已經在樓上豫備好了。」

「嘎！那就這樣罷。」

我們就被引到屋子裏去了。屋雖不很大，却頗乾淨，建築像別莊式；從樓上可望見東京灣，眺望很好。

飯畢，我們就出去散步，出羽根田灣到川崎，從川崎乘火車，坂本和我到新橋，若代呢，在大森下車了。

此後，坂本又誘我去了兩三次，千代子只於有事的時候看見，從不曾加入談話的儔伴；若代的母親也不過招呼招呼罷了。

有一天，快晚了，坂本走來：

「今天到大森去過了。」

「甚麼樣？有趣味嗎？」

「聽過千代子女史的和琳了。」

「正式地接待了呢，出色嗎？」

「出色的罷，我是不知道，好像是出色的呢。」

「你若唱軍歌就好了。」

「我試過劍舞了。」

坂本到大森的次數，漸次加多，和我同行者後來不過是五次中的一次。退了課就和若代同行，要到夜裏十點鐘回來的時候，好像也有了。

這當兒，我已覺到坂本和千代子的關係不是尋常，有一次：

「好像很熱心呢！」

「甚麼？」

「大森訪問咧。」

「你覺着了嗎？」

「甚麼？」

「還是『甚麼！』你不是說妙話嗎？」坂本不安了，我也好笑起來：

「凡和琳像個很合你的心意呢！」

「壞的嗎？」

「好壞是別一問題，總之，是事實罷！」

「是事實是規規矩矩的事實！」

「并且是快樂的事實是可豔羨的事實！」

「秘密的哩！」

坂本是個極率直的人，雖然堅強，裏面却有着燃燒似的情熱，一經傾心，就不容易後退，和我同鄉，是中學校時代以來的親友。我因為深知道他的性質，所以關於這戀愛的進行，不能不注意了。

「後天的星期日，我也到大森去罷。你是不用說是去的。」

「噢！去的，一淘去罷。」

夏天已近，學校快要試驗，我們正是非常忙的時候，兩人從朝晨就出了下宿去訪若代。正在樓上雜誌，坂本不知在甚麼時候下去了。過了一會，若代和我到園中亭子裏去找尋，却仍不見坂本。

『你，你，』若代忽低聲叫我，一面指着林間。我覺到了，一看坂本將制服的上衣脫了，掛在旁邊的樹梢，只剩了白的襯衣臥在草地之上。用皮鞋頭蹴着泥，好像在那裏讀甚麼，前面擺着洋裝的書，正在一心地看呢。千代子坐在橫面，像個在那裏編物，面孔被樹枝遮住了，看不明白。清涼的綠蔭，在兩人的上面覆蓋着。

『有趣啊！』若代說着，把頭縮了微笑。

『叫一聲看罷。』我說了，若代就搖手：

『不要！不要！』這樣止住了我。『你覺得怎樣，他們兩個！』

『我覺得是快樂的。』

『妹子全然入魔了！好的，我當作不知道。』

『但是你母親覺得怎樣呢？』

『不知道呢！因為母親是母親，我是我。』

『但是大概是知道了的罷。』

『不知究竟如何？因為母親並沒有和我說過甚麼。』

『坂本合你母親的意嗎？』

『母親是永不評論人的，並且不多說話，所以我不知道。不過坂本每次來，總有喫場請他的。』

我把話頭轉換了。過了一會，坂本一個人踉蹌地來到亭子裏：

『想杯啤酒喝啊。』

『說得寫意！』我不覺這樣說。

『就給你喝罷。』若代說着入屋子裏去了。

『在那裏讀甚麼？』我故意正經地問，坂本沈靜地：

『銀行論。』

『說謊！』

『那末你看！』從袋中取出的，確是教科書。『你在這裏看見我了嗎？』

『是若代尋着的。』

『說甚麼了嗎？』

『只是笑着。』

正說時，若代來了，自己提了啤酒瓶，叫女僕拿了杯子等類。於是兩人就止了談話，飲起酒來。談說的只有我和若代，坂本默着遠看郊外的樹林，我們笑的時候他也笑。他大概是在那裏一心想着將來的快樂罷；或者是醉於現在的快樂，在那裏把心溶化於無念無想之境地了罷。

試驗順當地通過，坂本優等畢業了。受了某銀行的招聘，任爲上海支店的店員，歸鄉幾日仍復來京，豫備出發。下船的前一夜，我無意中間他千代子的事，他雖曾鄭重地俯視

沈思，終於就此把話頭轉換了。那時我雖覺得是出於意外，却也沒有說甚麼，忽而來了這樣的一封信，信面打着神戶的郵印：

『我愛千代子，千代子也會愛我。可是兩人却不曾在口頭作過將來的約束。我這到上海去的時候，曾想和你商酌了去公然相約的。』

但是，我之所以過慮猶豫，也有理由；我現在的年紀，到底不能娶妻；至於行四五年以後的約束，覺得爲千代子計，是很不利的。女子十八，已是婚期，如果勉強地公然約束，我想徒然是束縛她的。』

我見了這封信，很佩服坂本的處置，同時對於他內心的苦惱，也極表同情。坂本出發以後，我也時常去訪若代，覺得千代子也看不出有和前兩樣的地方。若代呢，也像個依然照常和坂本不絕地通着信。

第二年，若代也卒了業，就受大阪某會社的招聘，將大森的住宅，租給別人，帶了母妹赴任去了。



不覺過了五年。這裏面，坂本不會回國一次，我也一次不會去會過在大阪的若代，三人之間，無非只有書信來往罷了。

第六年上，坂本做了東京本店的店員了，他回到東京，就從故鄉接了父母和妹，在本鄉賃屋居住。我住在小石川，兩人的往來，又像學生時代了。這時，我已有家眷，有一天，坂本走來：

『我想要妻，你以爲如何？』突然這樣說。

『這也是早想說的。有對手者嗎？』我說，

『千代子女士哩。』他這樣回答，我且驚且喜：

『大贊成！請就去說合罷！』

『我直接去問了千代子的意思再說。』

『有問的必要嗎？』

『當然有的。我別離以後，沒有直接給她信過，千代子也沒有直接寄過信來。所以，我

以爲現在有探問本人意見的必要的。」

千代子仍住在她哥子的家裏。爲甚麼到二十四歲了還不結婚，這却不解。在這裏面，不應該沒人求婚，或者都謝絕了也未可知。如果如此，那麼爲甚麼謝絕的呢？這樣想來，覺得坂本確有探問本人意見的必要的。

坂本像個就出信了。過了四五日，他跑到我家裏來：

「唉？這封信，你看。」

說着丟出來的是千代子的回信。信裏的意思是這樣：「你的話感謝！可是快樂夢醒了，花落了以後，我心裏已毫無溫氣，倒不如獨身罷。正這樣決定了。幸而哥子是你所知道的性格，也不會探討我的決心，母親雖然知道，但也不相逼迫。一家很平穩無事地過着日子。請勿因此見棄，仍認我爲永遠的朋友，賜以交際，和對我哥子一樣。」我讀了這信：

「你以爲此信如何？」

「還有甚麼」如何」呢？全然像個夢了。」

『可憐！千代子女史已在那裏絕望了哩！』

『所以，究竟怎樣才好？我全不知道了啊！』

『你還愛着千代子女史嗎？』

『當然！所以去說合的。』

『到大坂去罷！』

『是的！』

他就乘了當夜的火車到大坂去了。第三日寄來的信中說：『這真所謂想想難而做容易了。千代子女史初時也仍說這麼那麼的，我到終把她說服了。局面突然一變，千代子女史就仍舊變了千代子女史，我們立刻回到了大森時代了。』

只告訴你回到了大森時代了一句話，你想想像我們的幸福看多是不說了！

老母和若代都已快諾我的要求。那末結婚何日舉行呢？這是現在的問題。』

可是，又有了意外的障礙：因為坂本的父親病了，於是把結婚的日期延遲，原想等他

父親病愈了再決定的，不料他父親竟不及見新婦的面，就此去世，於是坂本也和若代同樣，只有自己和母妹三個人了。

等到亡父百日，已是歲暮，到了二月中旬才行結婚式，七年來的戀愛，於是圓滿成就了。若代爲表示祝意，將大森的邸宅，贈給新婚夫婦。新婚夫婦的住入這紀念很深的屋裏去實現最快樂的舊夢，是半年以前的事。

### 三

所以，我見了坂本的信，又驚又怪，終於不得要領起來了。於是就寄了這樣的一封信給坂本：

『當局者的你，尙且不知道的原因，我當然沒有容易知道的理由，原因既不知道，方法也無從施起。

但是，無原因的現象，是不會有的，你應該平心了心好好地研究。

三四日內，姑且來訪你們，作二三日的勾留。那時或者有可商量的地方罷。這真是可痛的事實，是萬不料的事實。如果給若代曉得了，就是一切無關心的他，也要喫驚，也不知道怎樣地就心罷。暫時無論對誰，且請和從前一樣地祕密着。」

這信一去，從那方面來的却是千代子的信：

『不快的消息，傳到了你耳裏，這雖是遺恨得很的事，還求你賜以審察。我們夫婦近來狀況，和前大不相同，兩人之間，覺得日日疎遠，一想到此，心腸如裂了。』

說雖如此，並不是夫的愛冷却，他的愛願我，實愈深重；就是我，愛夫的心，也不異從前。雖然這樣，我們夫婦間的狀況，却不及往時。這不是可傷心的事嗎？

如果這樣下去，我倆的情好將如何呢？一念及此，昨夜曾通夜暗哭。

我夫也似乎很苦惱着，可是甚麼都不易說；我在夫的面前，也竭力地裝着快樂。

可是，這斷不是我倆所能長久忍耐的，覺得七年前的夏天，真可懷戀。」

這樣寫着。一切奉託，叫我想個甚麼的法子：這是她的依賴。

我看了這信，覺得事情越不容易，細細考慮，愈考慮覺得不可解起來了。姑且快到大森去看了情形再說罷，除此也無別法：就這樣決了心，把正在着手的調查事件，趕緊整理了，豫備明日早晨出發，這天晚上，忽然又從坂本寄到了信：

『來信感謝地拜讀了。』

的確如你所說，當局者的我們夫婦尚不自解的原因，你自然沒有可以判定的理由的。求助於你，原是我的愚癡；不過，因為計窮，遂不覺向你泣訴了。請原諒！

我依了你的話，近來會屢次把忿悶的心壓定了來細想。昨兒晚上，黃昏正籠着庭院，我悄然從屋子走出庭間，暫時在林中徘徊。就走到了那個亭子裏。

啊！秋夜的寂靜！月已在林上放着薄薄的光，遠村都籠着煙，樹林好像浮上似的，天空澄淨，太白金輕輕地懸着。我坐了作種種的遐想，忽然想起了七年前的快樂時代來。

那時代大家都還年青，現在也還年青，但是現在的少壯和那時比較，如果用文學家的口吻來說，有詩和散文的差異。那時甚麼都自由，快樂，大膽，而且都帶着神韻。現在如何？

現在的情況，也無須多說了！

但是，如果這是自然的變遷，那也是無法的事，唯有覺悟人性的構造原是如此而已。好的，好的，無論怎樣都好的！

所不好的，就是我們的將來。我從這裏想到那裏，一回到從前，就覺得忍不住了。請忍耐了聽，曾有這樣的一件事……：「呀呀，不寫了罷！寫了出來也是徒然。好像聽過音樂的人對了不曾聽過音樂的人說那樣這樣的樣子，自己的深的感情的曲折，斷不能傳給別人的。我一起起從前的經過，重翻從天吹到我胸裏的戀愛的樂譜，那時的情形就明明白白地現出在我的眼前：日光照着，木葉閃爍着，溫風含了草的香掠過面孔……：啊！那時的這時候。千代子和我，都多少快樂啊！

忽然仍回到現在了，一想起我們二人現在的情形，我就身體寒顫了。

「怎麼樣！怎樣好呢！」不覺就自己這樣說。忽然聽到啜泣的聲音，喫驚了急向近旁一看，原來是妻！是千代子，她不知是甚麼時候來的，薄暗中靠住了亭柱，把臉掩着。

「你怎麼了？」我驚了走近去問，妻一語不發，只是愈加哭泣。

「怎麼了，怎麼了？我雖越加催問，她總不回答。」

有甚麼可回答的呢？千代子也是爲我們兩人的將來哭着的。你想，還有別種光景像這樣慘澹的呢？啊！這是我們兩人的終結嗎？想到這裏，心如裂了！

「那時才是樂呢！」千代子突然擡起臉來，將舊歡的悲哀在一言中包括了說。

「是的，我也正在想起以前的事情。我們大家要像那時才好啊。」

「真是的。」

「你我現在也和從前一樣，大家愛着，並不是不能回復像那時的心情來過活的。」絕望的背後，就是希望，這以後的二人的對話，我想也不必多敘了。

兩人彼此談說之間，彼此心中的不思議的重壓，漸漸輕去，月光皎潔，同時兩人的心也就皎潔。歡喜之極，大家擁着哭了。

到了這裏，兩人的爲甚麼這樣苦悶，殊不可解。或者可以說是天風一來，覆着月光的



雲，也被天風吹散了罷。

兩人乘了明月，愉快地散步林間，一面散步，一面話着七年前的舊事。

「就是這裏哩，你說捉地鼠，曳上了襯衣，拿棒掘洞的地方。」

「那時的地鼠還活着罷？」

「早已死了囉。」

「不，還活着。又碰見了我這亂暴漢，在那裏驚恐了罷。」

月影閃閃地從林間漏下，草上的露發出光亮來，樹林的裏面昏暗得森然。

「長久不唱了，唱歌好嗎？」

「啞呀，倒還是想聽聽長久不聽了的凡和琳。」

「就這樣罷。」

於是兩人就進屋子，千代子拉了一曲：「這就是你單獨來耍的時候所拉的曲子哩！」

我聽了這話，就兩次三次地要她重拉。

就這裏罷。無論怎樣能忍耐的你，聽到這程度以上的歡樂談，也要難過的罷，我相信。」

#### 四

『有甚麼相信不相信呢。』我讀了這封信，不覺口出這樣妒語了。

但是，與其聽了朋友的不幸談，蹙着眉頭來表示同情，也許還是聽了歡樂談來笑着，嫉妒的時候，來得彼此幸福罷。他們既然如此，我也就覺安心，於是就把明白的訪問放寬，復了這樣的一封信：

『浮雲一過，再好沒有，原想明日來訪，照來信所說的情形，覺得也無視察的必要，就豫備暫作罷了。

我相信：地鼠必定喫驚了，聽了你們的談話。

不日我也要來受驚的。那時請客的肴饌，請你們大家先行籌議豫備！

我繼續從事於別的調查，經過兩禮拜才完畢。又即因事旅行關西，順便去訪若代。若代的爽氣，仍不減從前，兩人快樂地談，快樂地飲，關於坂本夫婦的近事，我當然瞞住；只說他們情愛勝昔。

『偶然相罵也好，要這樣才有趣味。』

『奇怪的哥子，無聊的哥子。』

『那裏！我如果娶了妻，一月一次光景是要故意地相罵的。妹子和坂本的彼此討厭地戀着，覺得可笑得不堪哩！』若代說了更繼續說：『也好！可賀的！替他們在這裏乾杯祝賀的酒罷！』說着，舉杯飲盡，那優和的臉上，湛着天真爛漫的笑。

關西的事務，一禮拜完畢，我一回到鎌倉，過了一天就到大森。坂本夫婦的樣子，原沒有別的變過的地方，却是也看不出他們的快樂來。膳席上所雜談的，也無非是普通的世間談和關於大坂的若代的事等，至於關於近日來的問題，我出口，他們夫婦也好像是故意迴避着的。這迴避裏面，似乎很有許多的雲霧遮蓋着，我就覺得有些出於意外了。食

事既畢，坂本和我在庭間散步：

『如何以後的經過？』我遂出口問。

『像你所見的樣子，不思議罷。』

『不是也沒有甚麼兩樣嗎？』

『是呀！說是沒有就沒有，說是有就有的。這以前也是這樣開始的。』

『但是，前次來信，我已聽到值得豔羨的情形了呢。』

『啲呀！真是慚愧！如果是那個，請你不要提起！』坂本俯着首說。

『怪了！不思議！』

『我前次說是浮雲一過，其實那時好像不是這樣。我們所看見的，只是雲縫裏的月

亮。』

『這却怪了！那末別有甚麼深的原因嗎？據你的觀察。』

『或者是這樣。但是，這回的傾向，和前略有不同。總之，問題在兩人的心情上，兩人的

心情都和前有變過的地方。」

『怎麼樣？』

『這却難以言語形容。』

『那麼究竟變好，還是變壞？』

『也不是好壞，因了看法，甚麼都說得。告訴你：我近來看一本小說，是日本的裏面原也沒有寫着大了不得了的事，但我因種種沈思，他人的立談，也足打擊心胸；同樣，這小說中片言隻句，也就使我起種種的思考了。已經略有發明的地方……』

『發明了甚麼了？』

『唔呀，現在不說，再讓我想一會。如果想定了，就依舊詳細地寫了送給你，請你看看。』這樣靜說了莞爾而笑。

『就這樣罷。請你寫了寄來。關於此，我也想表示我的感想。依你說，那麼已知道了原因了。』

『大概是的。』他的話中，似乎已有自信的地方。我當夜就留宿在那裏，笑談到夜深，次日即回鎌倉。

## 五

過了一禮拜，坂本來的信是：

『犬養君足下：

千代子和我，都自己不知自己。請把前次寄給你的信再一看。

我前次是怎樣寫的？我對了千代子，說現在大家的心和從前沒有兩樣，要將現在變作從前，也非不可能的。會這樣寫着罷。我覺得我們實全然不知道自己了。一切原因都在這裏。我們會爲追求這原因自己苦悶。

十八歲的少女和二十四歲的青年，大家因了燃燒樣的戀愛把身軀打做一團的時候，距今已七易星霜，現在要想大家和從前一樣，這如何能說呢？

我結婚的時候，所戀着的是七年前的戀愛。

千代子也是這樣。她會一次怨我罷，也會失望過罷，但這仍是戀愛的作用，所以她和我要結婚的時候，所戀的也是從前的戀愛。

一經戀愛就結婚，戀愛這東西還尙且常不能持續；戀着七年前的戀愛而結婚的我們，要想在結婚後回復戀過的從前，如何能夠呢？

并且，我們在結婚的當時，因了結婚的快樂，誤認爲這是戀愛的夢的再演，希望這夢的永久的結婚的酒醒了，而戀着戀愛的熱情還沒有消失，於是二十五歲的妻和三十一歲的夫，不覺就感到了不滿足了。

我前次信裏會說從前的少壯是詩，現在的少壯是散文；爲甚麼我那時不能發明說從前的戀愛是詩，現在的戀愛是散文呢？

青春的夢隨年齡而醒退，如果這是自然的順序，那麼戀愛也和燃燒的火一樣，同有消失的時候罷。這不消說是可悲的事，但如果人性原是這樣構成，也是無法可施的，不過，

這裏還有人情的不盡的火，永遠在人的胸中燒着，詩裏散文裏，都可寄託思想，和這一樣，夫婦裏也可寄託夫婦的情愛，不限定要戀愛的音響永遠在兩人心中奏着微妙的音樂的。我相信。

假如有人遇到長遠不見了的幼時的朋友，因為長遠不見了的緣故，兩人徹夜話舊，敘談間，兩人也許都回復了兒時的心情。或把所憶起的那時所流行的兒歌來重新舉杯合唱的。可是兩人到終不過說「那時大家都有趣」罷了。至於他們的能不能像從前一樣地大家交際，能不能大家快樂地唱着流行歌在同一工場勞動，全是別一問題罷。

幸而，我們夫婦，當作夫婦沒有欠缺的地方，大家都相親愛的，如果不求其為詩，但求其為散文，從散文中去求詩，那麼就再幸福沒有了。

那夜，我們夫婦曾在亭子中相擁而泣；曾在林間散步話舊，曾在凡和琳上反覆地彈舊譜。那都是一現的空花，將這認為無上的快樂，實是慧之極了的。

現在真是浮雲一過了。我說這話，你或者就要說「又來了」也未可知。以上的發明，



其實並沒甚麼，如果被无情的老成者聽見，只值一笑，可是在我們夫婦，却是非常的發明，在我自身，覺得實可以說是浮雲一過的。

如果我們夫婦，一直只是不安地不滿足地過去，結果就不知不覺和世上普通的夫婦一樣，也不離婚，也不相罵，夫婦像個夫婦，安樂地可笑地過活罷。可是不能因此就消滅我以上的發明，因循地偃臥了哭泣和「得了！」地拍膝大悟，在人的用意上覺得有非常的差異，覺得有消極和積極的不同。

我常希望：人無論對於何事，總要常積極地用了智力，智力和情熱去過他的一生。

「再重說一回：浮雲一過了，不是我把雲排去了。愉快不堪！」

我對於這封信的回信，很簡單。『當局者的發明，無論其事怎樣細小，總是大成功。在情的世界中，能常自己發明了去前進，是智力的勝利；這發明能美滿地發展，是意力的勝利。我有你那樣的朋友自己誇耀』就是這幾句。

六

秋末冬初，若代從大坂到京，在大森滯留三四日，我也伴了妻同訪大森。若代此來的事務，一件就是介紹坂本的妹子和其同事某結婚，媒議似乎已圓滿成就了。

啊！快樂的集會！加了若代，我們的團聚尤覺格外增加光彩，他的性情中沒有酸味苦味，他不是戰鬥的人，却是無戰鬥的必要的人。我每次看着若代的臉面聽着若代的談話，對着若代的無限的愛嬌，常這樣想：假使社會上沒有一個像這樣的人，世間就要局促不好安住罷。如果將人比作人生必要的器具，他恰是樂器。

沒有他，已經也是快樂的集合；加了他，我們這日的快樂更如何呢！

晚餐以前，大家走到庭中且笑且談，入了樹林，踏着落葉各自向縱橫列着的小路散步，那時坂本夫人恰也和我的妻在相鄰的一條路上走着。突然向了我：

『你道地真真地還活着嗎？』這樣說。坂本警顧了我笑着。

『你又說這話了，好像很紀念着地鼠呢！』

『但是，奇怪！你所掘的窟洞還明明白白地在這裏呢。』

『甚麼？甚麼？你們所謂地鼠。』若代回頭來問了，我於是就把這典故簡單地說明。

『我道是甚麼，如果是那個地鼠，三年前早死了，現在已是他兒子的時代了。』

『說起兒子，我們在現在，也是應該有兒子的時代了。』若代對了我說。我笑而不答，

但是心裏却想：『連聯想都不同了哩！』

晚餐一畢，我和若代坂本往那長久不到的海邊去散步。

夕光的海將暝，海面上的白帆，朦朧地把影倒映，沿岸人家，已上燈了，晚煙縹緲地罩屋，小兒們成了羣在路上迴環跑着。

突然，從大路轉灣的巷子裏，發出慌亂的人聲來，兩三個小孩，向內跑入。不知道是爲了甚麼，到巷口去一看：低低地列着四五間的長屋，其中一間低門口，有好幾個男女立着。『好要殺就殺！快殺！和你那樣子一塊兒過活，將來不知要到如何的地步哩！』叫喊

着的是女人的聲音。叫喊之中，却帶着寬宥人的神氣。

『甚麼！你這以死欺人的東西！在那裏開大口哩！情死負約的東西！殺人犯！誰犯着來殺你那樣的東西呢？你要死就去死！我料你也不肯死！情死負約的東西！』

『死給你看！我一定死，你看着要做了鬼來捉你！』女人這樣叫喊着，立在門口的人們都嘻嘻地笑。

『死！死！死了去跟着鐵五郎，才是功德哩！殺人犯！情死負約的東西！』

『用不着你多管！跟了鐵五郎去和不跟了鐵五郎去，都用不着你去指揮。別像煞有介事！我並不和你情死，強盜坯！』

『說甚麼！』男子一喝，屋子裏倉皇地走出人來，『算了！算了！』地勸阻，一面將他扯入前面的長屋裏去。這也像是一個女人。

『你看！老子要打死你！殺人犯！』男子還在那裏怒叫。

坂本和我們並立了向着立在巷口的一位本地人。

「甚麼事囉？」這樣問。四十歲光景的一個胖漢笑着說：

「夫婦相罵罷了。時常這樣。」

「所謂情死負約的是甚麼事？」

「這沒有別的，那個女人在姑娘時代，有了情人，因為嫁不成，會約了男的到六鄉川去情死的。男的死了；女的呢，怕着逃了？」

「就是所說的鐵五郎嗎，她的情人？」

「是的，是米店裏的兒子，相貌還好的。父母親戚都不許他娶那女人，那女人是漁夫的女兒，在那時候，也是近地少有的美人呢。」

「現在嫁了這男子了罷？」

「是的。那裏起初也只是姘的，同居以後，已經六七年了。要好的時候是很要好的，一對，就會忽然相罵起來。」

「現在這情死負約者說要走了嗎？」若代麿着說。

「哈哈，是的，所謂田夫野人，就是那種人罷。」四十歲光景的漢子，用漢語把談話中止了。

我們走了。過了一回。

「田夫野人好啊！」若代獨自笑着說。坂本只管在那裏沈想，一面板了臉孔步着。

「無論是怎樣的美人，我總不要娶情死負約的看了男子死的女人作妻的。」若代說畢，坂本就說：

「爲甚麼？只要有愛，不就可以嗎？」

「愛？愛看着男子死的女人的愛是危險的！」

「但是，假使現在的夫婦，大家很要好地過活，一次都不行相罵。那麼如何？因了人，或者能不相罵而過活，也未可知的。」

「那是別一問題了。」若代笑着逃避了說。坂本追進：

「不錯，是別一問題，情死負約看着男子去死，和到了後來，夫婦要好地快樂地過活，

是別一問題。』

『未見得罷。如果夫婦間不斷地記憶着情死的事實，這事實常在夫婦的心裏蟠居着的時候，那麼如何？』我加入說。

『不錯，所以原不能說是完全的夫婦。但是，像那種社會裏，像我們所想到的以過去的事實來殺現在的情的事，是未必見得有的囉。』

『總之，是不完全的夫婦。』我說。

『但是，也是夫婦。』坂本說了再略想一想：『使他完全地發達，這是人類的責任。我以爲夫婦的趣味，也就在這上面。』

『但是，一次有過的事實，是不會消滅的囉，一次騙過男子死的女人，無論經過多少日子，仍是這個女人。』我說了看着坂本的臉色，坂本微笑：

『事實當然不滅，但是所謂事實，並沒有值得那樣執着的價值的。比之事實，在人還是人的心遠來得大，遠是大的事實。讓女人爲了忍視男子死的罪惡去哭泣。做夫的如果

能憐憫其情，更領導她向正直清高的方面去，那就是所謂人心勝過事實了。所以，無論有甚麼事情，我總以發達夫婦的情誼爲人類的責任，並且還相信是必能發達的。如何若代我的議論。」

「佩服了！我的妹子幸福了！」若代鄭重地回答。坂本莞爾地：「啲呀，我是幸福的，因爲這議論的一半，原是千代的主張。」

三人稍疲勞了，回去的時候，婦人們的琴，凡和琳，風琴，已開着熱鬧的場面。收場以後，就是恭恭喜喜的幕。





女

難

## 女難

### 一

這是四年前的事情，（一個人開場說）我因事到銀座，看見十字路邊，有一個人在那裏吹着洞簫，前面立着七八個人；我也不覺停住了腳，加在聽衆裏面。

那時是春末五月的時候，太陽西下，西街的屋影，已爬到東街基石以上二三尺了。吹簫者自腰以上，都被鮮明的夕陽照着。

黃昏近了，街上特別地雜沓，鐵道馬車（Teisudobashia）的往來，人力車東西通過的聲音，以及街上行人匆忙的足音，真是四面騷然。在這騷擾場所正在騷擾的時候，他却

悠然地吹着洞簫。因此，在我眼中，連他半身照着的夕陽，看去也好像清靜平穩；覺得他簫聲所及的範圍內，都成了悠悠的世界了。

我一面聽着他吹出的一高一低，欲絕不絕的哀調，一面却儘管看着他的狀貌。

他是個盲人。年紀大約三十二三罷，面孔被日光曬黑，充滿了垢污，差不多已確不定究竟幾歲了。他不但垢污，并且看去很憔悴，大概因爲日裏受了街上的飛塵。夜裏在小客棧的一隅，蓋了醜醜的棉被罷。面狀算是長形，鼻子也高，眉毛也濃；額角雖然一半被那永不加過梳的蓬蓬的頭髮遮住，看去却也飽滿，不像那下等人常有的露了骨凸得出出的額角。

聲音的勢力，是不可思議的。無論怎樣下等的人在那裏吹彈，在聽的人，總覺得連吹彈的人也可親愛。特別的是這個盲人，他於醜醜的狀貌中，說不出地反映着高尚的人品，更能使我動心，恐怕其他聽着的人們也有同感罷。好像他的哀曲，正訴述他薄命生涯的舊樂今悲的樣子，使人們感動，少有白聽他的，臨走的時候，擺一二個銅子在他手中的人

很多。

二

這年夏天，我帶家眷到鎌倉去避暑，借了近山的一所小屋住着，有一夜，月色特別好，我就獨自散步，到了海邊。

海邊，日裏是熱鬧的，這時候月色雖然很好，却少有人跡。我立在小河入海的汀上，看着被海波所碎的銀色月光，不知那裏來的簫聲，微微地飛到耳邊，仔細一辨別，是從西邊不多遠的有許多漁船擱起在那裏的地方來的。

走過去一看，果然有一隻小船被拖上在離水二三丈的灘上，十幾個男女四面圍着，有的坐着船沿上，有的蹲在沙灘，有的立着，中間一個男人靠着船沿正在吹簫。

我離開人羣聽着。月光朦朧地照着這一羣的人，大家都一聲不響地在傾耳聽。好像一曲已完，聽衆中有三四人走了。其餘的人們，還想等他再吹；吹簫的却把簫拄着膝踝，垂

頭不動。這樣過了四五分鐘，又走了三四個人。於是乎我就走到船邊。

一看，只有三個人留在那裏：一個是海邊的小孩；兩個是村中的少年。我走近船沿，在吹簫者的面前立住。他擡起頭來了，不料就是今春在銀座街頭看見過的盲人。盲人就是不盲，也不會認識我的；他暫時向着我，繼而又吹起來了。弄着指端吹出如縷的低音，好一會，突然中止，從船上下來。我猝然地：

『瞎先生，肯到我家裏去，吹一曲給我聽聽麼？』

『呃，呃，』他驚異地答應，急忙看着我，既而又垂下了頭，把頭傾了！『呃，隨便那裏都去。』

『唔，那末就請你去，』我在前走。

『你的眼睛全看不見的嗎？』走了四五步，我回頭問他。

『不，右眼稍微看得見一點。』

『只要稍微看得見一點就好了！』

「呃，嘻嘻……」他輕輕地笑；「啲呀！稍微看見一點也不好，反而不定心哪。」

「喂，橋到了！」我把橫在溝上的橋注意他；「但是如果一點都不能看見，那不是就不能到這種地方來營生了嗎？」

「能够營生就好了，我只是流浪……」

「你是那裏，生地？」

「我的生地在西邊，呃。」

「我今年春天曾在銀座看見你過，不曉得爲什麼以後時常想着你，所以現在一看見就認識。」

「呵，是這樣嗎？啲，走到那裏就是那裏地到處流浪着，所以在那裏碰見那位的事……」

途中遇着兩三個青年男女，一片輕雲遮蓋着月光，四邊朦朧了。手風琴的輕快的調子，從高樓上傳出。不久就走到我的家裏了。

先請他在檐邊坐了，喫一杯麥茶，然後要求他吹一曲。我對於簫，全然外行，他所吹的曲的好壞，他的技藝的巧拙，完全不曉得；但是用着全心吹出的音色，脈脈地襲來的時候，不覺爲之淒動，要哭嗎，悲哀沒有要哭的這樣地淺。吹的人難道沒有何種的感情嗎？

曲終以後，在賣曲者的常套，一定要笑，一定要說幾句謙遜的話；他却默然停着，好像在那裏追逐那自己吹出，消滅在虛空中的聲音的行跡。

我從他的言語上，態度上，早想像他的生涯中，應該有故事潛藏着，所以就不客氣地動問：

『簫大概是正式練習過的罷？這是唐突你的話。』

『不，並不，全是杜腔，不過從小喜歡，就吹慣了，不是可以吹給列位聽的呢。』

『欸，不是，真巧妙！有了這樣的功夫，我想不要沿門去走，還是收幾個弟子來得安



樂。你是獨身者罷？」

「呃，是個沒有父母沒有妻子的快樂的單身，嘻嘻……。」

「啲啲！也不見得快樂罷！曬着太陽，淋着雨，住址也沒有定，到處流浪着走，這些都不是不十分快樂的事嗎？但是這也許有什麼理由罷！要想你出身說我些聽聽。」這樣大膽地當面問他。明曉得乘了人家的不幸流落，想去探他的秘密，決不是有人心的人所應該的事；却是因為兩次遇着他，遇着的地方和情趣，很感動了我，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呃，說說也可以。今天不曉得怎樣，只管想着小時候的事情；剛才聽見府上哥兒們在天井裏一齊唱歌，不覺要哭出來了。」

「我九十歲的時候，時常被母親帶了去探望那住在離城三里（日里一里。約中國里六里。——譯者）裏山村的舅母，在那裏宿兩三夜；今天恰記起那時候的事情。我記得十七、八歲的時候，聽見別人吹簫，覺得好像心被擰去了；這同現在想起九十歲小的時候，就無可奈何，是同樣的光景。」

『五歲就不見了父親，被養育於母親和祖母之手，一反（Tan，一叮的十分之一爲一反——譯者）光景闊的宅基裏，也有山茶花，也有百日紅，黃金色的荔枝垂在牆頭的光景，現在還在眼前。屋子雖寬，却是難喫飯的貧窮士族，靠了母親的操勞，小時也不覺得苦地把日度去。』

『母親也覺得沒靠傍，最歡喜時常到山村的娘家去。一早起來，從冷落士族家屋的松垣間出去的時候，說不出的快樂。山路三里，在小兒是太遠；起初雖然在母親前面跳着走，用石去打溝中的鯽魚玩；却是到了離峠（Tabe，就是嶺頂——譯者）一半的光景，就倦了。母親勉勵我，說到絕頂上茶店裏去休息，買茶店中老姥所做的叫作峠餅（Tabe-hou）的。給我喫；我一歡喜，又發出勇氣來。過了峠再走一半，就望見舅母的村子。春天的時候，狹狹的溪谷裏，煙霞變巒好像繪畫。望見了村子，便無異已經到了，在路傍石上再作小息。母親吸煙；我呢，喫從山崖上落下來的水。』

『舅母家在舊時原是個鄉士（Goushi），到那時候，家財已經大衰落了；却是在我看

去還是非常的富家。很大的黑柱子，灰暗的米倉，緣着藤的牆垣，深的井，在我都是難得的。男女用人呼我叫做城內的少爺，我真喜歡。

『但是最快樂，而到現在一想起就覺得無可奈何的，是和與我同年的表兄弟游耍的事。兩個人時常到山峽中溪河裏去釣山鱸。山岸的那一面是個池，蒼蒼地蕩漾着，這面是個淺灘；我們立在灘上，把釣絲投到池中釣魚。向上一看，兩傍的山，好像斬截似地矗立，雜樹楮松遮得暗暗的，從下面看去，天空好像帶的一條。只要一發聲就應到山裏，山也會響；如果一聲不響地在那裏釣，就毫無聲息了。』

『有一天，兩人一心地釣着，不曉得什麼時候，天時一變，灑灑地下雨了。這天魚很有得釣，兩人都不說要回去。大雨點打着釣竿，水面發出煙來，雨在水面跳着；擡頭一看，雨腳從山頂像白絲的樣子一條條地下來。衣服濕透了，覺得不好，就把釣絲趕快收起；收起來一看，正釣着尺來長的紫紅色條紋的山鱸；辯地把狂跳的魚捉入魚籠去的時候，覺得在水中的魚，也因為霑潤了這個雨，比平常加倍的新鮮。』

「回去罷！」他這樣說：看了我一看，又看那水面去了。

「回去罷！」我回答他，却不去問他；實在入魔了，差不多自己不曉得說些什麼。

「不久，雷聲立刻從頭上來了，那是山要開裂似的可怕的聲音，兩人就一言不發地卷了絲提了籠逃回去了。半路即碰着來接的用人，到了家裏，被舅母和母親叱罵，把籠放在井邊，換了衣服，就躲到一間堆倉樣的小樓上，挪出舊的源平盛衰記來，看書裏的圖畫。

「母親和舅母就是對坐，也決沒有喜笑得了不得的時候，兩個都是不多話，沈思的，氣色不好的婦人，只常用了低柔的聲音在那裏輕輕地談着。有一次，看見母親露着哭臉，舅母在旁含着眼淚，我却並不在意，不過略略覺得有些可怕，就跑到喫飯間裏去了。

「我是連七日，十日都想住的。但是至多過了四日，母親就說要回去；也沒得法兒，只好回去了。有一次，我逞着倔強，說一個人要留在這裏，於是母親獨自回去了。舅母家的房子，是依山高高地築着的。我到了將晚，立在檐下，眺望山村的黃昏；西邊落日的餘光，水一般地澄淨；山都朦朧到了淡墨色；藍色的煙霧在谷間林上浮着。無端地悲哀起來了，連寺

裏的鐘聲，聽來也覺得和平時不同，一聽見那種曳長的向谷間遠遠消去的聲音，立刻紀念起母親，爲什麼不一同回去呢？母親大概已經到了家裏和祖母談着什麼罷，這樣一想，就情不自禁，禁起來，對舅母說要立刻回去。舅母笑着不理我。這個當兒，上了燈了，同表兄弟下將棋玩，不覺把這事忘懷，第二日，就叫用人送了回去了。

『還有同母親一同回去的時候，兩個人都沒有來時的勇氣。過了昨，母親就接連幾次地坐着歇息；現在想着的就是那時候母親的臉色。她坐在石上，便長嘆起來，現出說不出悲哀的神色，看了她的臉色，連小兒的我的心裏，也覺得淒悲，茫然地只在母親傍邊坐着。這樣，母親就說「你肚飢嗎？肚飢，就喫餅，給你拿出來罷。」一面就去開錢袋的口。我說「不飢。」母親就說「不要這樣說，喫一個罷，母親也要喫呢。」這樣說了，偏要把餅給我。被她這樣一來，我不禁愈覺悲傷起來了，幾乎要伏在母親膝下哭。

『我現在還想着母親，不得了地想着！』

盲人耐不住懷舊的念頭了，突然斷了話頭，把頭垂下，好一會，彷彿已經忘了對面的

人是誰，又熱心的說：

「這是當然的事，那時母親全是爲我活着的；對於獨子的我，一味地愛惜，不大叱罵我。就是偶然叱罵了，也卽自認不是來討我的好。那末，我就成了強傲的人了嗎？不是，霸道的事情，也大概有的，却是膽子很小，有些像女子。」

「這性資不爲老派的祖母所喜歡，常常向我母親說：

「你太優柔，連修藏都變了怯弱的孩子了。如果你不先自己奮發點，把他當作一個男孩子來養，那是不行的！」

「但是母親的性質，無論如何不能用強烈的養男子的方法來養我的，只管一味地愛惜我。她想着我的前途，不從幸福的方面來想，專從不幸的方面來替我操心，於是愈加可憐我了。」

「有一次，母親關於我的將來太耽心了，領了我，到在善教寺旁開店的一個奇怪的賣卜者那裏去。」

「賣卜者的臉孔，我至今還記得，是個圓臉孔，窪着眼的瘦小的老人，相貌略爲有點可厭，却是和母親談話的時候，樣子很是和氣丁寧：

「啊，是的，這是航心的事；難怪你，難怪你，讓我替你卜卜看。」

「老人把我的面孔用相面鏡來照，又把竹籤仔細祝禱了看，正是將看相和卜易合在一起了；過了好久：

「啲啲！放心！這孩子將來必定出山，真真好相貌，却是有個難，這是個女難，只要一世留心着女人，必定發達的。」摸着我的頭，只管看我的面孔，「唔！好孩子！」

「母親喜得了不得，一到家裏，就把這事，誇說給祖母聽。祖母笑着說：

「男子不是還是劍難來得有男子氣嗎？這孩子面色又白，長得弱弱的，所以卜者說他有女難了。但是現在還不至於有女難罷，早則十七八，遲則二十歲光景，到那個時候留心就好了。」

「那裏曉得，我那時（十二歲）已經有了女難了。」

『已經講到這裏了，以下就把我所經過的女難來告白兩三件罷！那個賣卜者很準地猜中了我的一生。』

『那時，離我家差不多三丁（一丁里的三十六分之一——譯者）的地方，住着一家姓飯塚的人家，有個女兒叫小夜的，是個十五歲左右的苗條可愛的女孩。』

『這個女孩每次在路上遇見我，一定要叫到她家裏去玩。我起初不去，後來因為她邀得我次數太多了，就去了一次。她過了一點鐘兩點鐘還不放我回來，或將我抱在膝上，或咬我的項頸，丁寧地替我爬梳頭髮，再要好點，還將嫩頰膊強壓到臉上來，學種種的乖覺。』

『這樣一來，我也覺得有趣；以後常常去玩，不見小夜的面，就覺得有點不好過了。』

『這時候，因為賣卜者說我有女難，我已從母親口裏聽過女難的解釋；小兒的我的心裏，也很恐怕這就是女難了。母親面前，不敢露出來，暗地裏自己恐慌着。却是仍舊時常到小夜那裏去玩要。』



「從現在想來，實在我那時已愛着小夜了。小夜抱了我將我當作小兒的時候，我表面雖然不歡喜，心裏却覺得快樂；觸着她的溫軟的肌肉，那時候的心情，到現在還不忘記。若說女難，可以說那時已遭了女難了！」

「母親每日地講女人的可怕給我聽，引了許多古人的實例和城下附近的少年的事情來講，連安珍清姬的例都引到了。「外面如菩薩，內心如夜叉」這樣的話，差不多聽得耳朵要起繭。「看見年輕的女子，要當作鬼或蛇去想；女人口裏的親意，都是騙人的，一不小心上了當，就有大難了。」這是母親的口頭禪。

「我是信仰母親的，母親的話，我毫不疑惑。我對於小夜也防着她，「內心如夜叉」却是自己又作了解辯。這樣想：小夜姑兒還是小孩，我也是小孩，未必這樣地可怕。小夜姑兒的愛我，是真的愛我，決不是騙我上當的。」

「那裏曉得：有一日天快晚了，走過飯塚家的門口，小夜跑出來硬把我拉了進去，問我「這四五日爲什麼不來玩，」我說「傷風了，」她就說「不得了！現在好了嗎？」看着我的

面孔，「面色還不好，請你留心！修哥兒如果成了病，我就要死了！」一面看着我的眼睛。我是個優柔的人，被她這樣一說，無端悲傷起來，不覺眼裏噙着淚了。小夜見我如此，便抱住我；我一看，她眼裏也滿着眼淚了，她說：「今夜住在這裏，我代了母親來抱你睡。」母親要罵的，不要！」我這樣說。她就說，「母親那裏，現在歸我去說，不要緊！」我用了低聲，「如果和母親去說，那更要被罵了；我的到小夜姑兒家裏來玩，是瞞着母親的。」這樣一說，她就把我推開，「爲什麼要瞞着修哥兒和我玩耍，是壞的麼？如果是壞的，那末以後可不要再來了！」一面眼釘着我，樣子很可怕；我嚇了，就從堵上跳下，飛奔地從飯塚家逃出了。

「這次以後，絕不到飯塚家去；就是在路上遇着小夜，也逃開了。小夜見我逃開，總是拍手笑着；我那時還以爲這就是小夜來欺侮我了。」

#### 四

「第二次的女難，在我十九歲的時候。這時祖母，母親都死去了，我寄居在舅母家裏。

一面被介紹到村內小學校裏，每月支取五元的月薪。祖母的死去，是我十五歲的時候；這年秋裏，母親又復死去；我突然做了孤兒，於是就寄住在舅母家裏了。一直到十八歲，都住在冷靜的山村，也不修何種學問，不過讀讀少年雜誌一類的東西，這是寄宿在城下中學校的表兄弟寄來的；此外就無非是讀些舅母家舊存的源平盛衰記，太平記，漢楚軍談，忠義水滸傳等類，所以連做小學校教師，也全然靠不住。因為舅母家是個村中的舊家，仗着這個腰子，勉強被僱用的。母親將死的時候，雖在丁寧反覆地囑付我：「留心女人，終身要以女難爲戒；快些自立，我在地下祈望着！」但是如何自立，這連母親也是沒有把握的事。母親原想叫舅母家支給我的學費的，這事後來不能如願；雖然刻望我的自立，却不知如何着手，實在暗暗地也好像非常痛心，所以當時的母親，除警戒女難外，並無令我自立的方法。我又性質優柔，關於自己的立身，也不自己注意。不過突然失了母親，覺得悲痛，在當初的一二月，就是住在舅母家裏，在無人的時候，也動着就暗哭。

「時間經久，悲哀也漸漸淡去，後來不過時時想到罷了。受慣了舅母的親愛，不覺將

舅母當了母親，一天一天地過去。

『從十八歲那年，就職於離舅母家五丁的小學校，和三四個同事大家處理村中的兒童；夜裏借吹洞簫來求快樂，覺得生活也有趣味起來了。說起洞簫的練習，那時村中有一個老者，吹他自造腔的洞簫，村中的年輕的過誇張着當他是大師父，後來我也做了他的弟子。這位大師父是吹自造腔的，所以弟子也都是自造腔，只胡亂地吹着；後來手熟了，大家誰好，誰不好地彼此批評，都自以為是起來。或者這也是我的性質，我在諸少年中，特別地專心。一得空閒，只要拿了簫吹着，就別無他念。早上太陽還未出來的時候，走到後山，坐在岸上，浴着曉霧去吹。有時竟覺得我的洞簫，吹散了曉霧，太陽也跟了我的轉音，一點一點地上昇。』

『因為這樣，我在諸少年中，自然就成了個最好的，連老師父都稱讚我，說是再好好地練習，可以成日本第一名手。這樣就到了十九歲了，那年春天，一日快晚了，我照常帶了簫坐在村中小河的岸上，獨自吹着，忽然後面有叫「修藏君」的；回頭一看，却是武之允。

——這有威嚴的名字，是寺裏的和尙給他取的——是個住在過鄰村去的坂上的一個少年。

「甚麼？武之允 山城守！」山城守」的稱呼含有戲謔之意。——譯者。

「修藏君真吹得好簫！」說着哈哈地笑。這個人少微有點和人不同，很強橫，非常地歡喜用嘲弄人的口氣；我就拿起簫來，說「打呢！」裝起威嚇的模樣，他突然規矩起來：

「有一件非給修藏君看不可的東西，肯一看嗎？」說出妙話來了，我覺得奇怪。

「是甚麼？你說要我看的。」

「甚麼也不必管，只要你看就是了。」

「甚麼呢？是物品嗎？」這樣一問，武之允就發奇異的笑聲：

「是你最歡喜的東西。」

「你同我開玩笑呢。」

「並不同你開玩笑，真個要想請你一看，我請求你。無論如何，要給我看一看。」說時

樣子更規矩了。

「好的！我替你看，拿出來！」

「你說拿出來，這裏却拿不出，要想請你到我家裏去一去。」

「你家裏的寶貨，大概是什麼劍一類的東西罷？」他聽我這樣說，又發出奇怪的笑聲來。

「大概是這一類的東西，無論如何，總是寶貨；唔，不錯，是寶貨！」說了拍手，我覺得奇異起來，自己也想去看了。

「那末，就同去罷！走給你看去。」就同他到武家去了。

「前面會說這武家在小坂的頂上；那裏離舅母家大約有七八丁。坂的下面，就是那個洞簫師父的住處；我到坂下是常去的。却是坂的頂上，只不過到過三四次。一過了這個坂，就是一個狹小的山谷，那裏不到十家人家；所以就是村中的人們，也不常過這個坂。武家有一軒的正屋和一軒堆東西的小屋，小屋平常總是關的，并且有一株大樅樹從崖上

籠罩着，所以看去很陰幽。正屋也屋大人少，森寂得好像沒有人氣。對面的崖下，有一四方的淺井，無論何時，都湛着清水。全體的樣子，總覺得很陰森；我每次走過武家前面，至於立刻想起水滸傳中的蒙汗藥，想起武松受過困的十字坂。

「却是，這次被武之允說得奇怪，覺得稀奇起來，被他引到他的家裏去了。一上坂就覺着森然。路上幾次地問武之允，「你叫我什麼？」他不但不說什麼，反用了『到手了』的態度，發出不懷好意的惡笑。

「天晚了，初十左右的月亮，鮮明地映着，坂的左右，因為有繁茂的樹，光不能十分地照到。上坂不過二丁路，就到了武家。屋前廣場無樹，月影判然地落在地上。

「燈火朦朧地映着紙窗，屋內肅然無聲。武之允一聲不響地入了庭內，我腳不前進，在外面躊躇着。

「請進來」武之允在黑暗中說。聲音雖低，却有潛力，好像命令我的樣子。

「就在這裏給你看，拿出來」我從門外說。

「我說請你進來」這次說得更強硬了，我也沒有法子，只好勉強走進天井裏。武之允見我進去了，就走進了喫飯間的間壁一間，彷彿和誰在那裏密語，好一會纔出來。這會却很和氣地說：

「請進來，地方是醜陋的」我略覺安了心，便進去；由武之允引導，走進到裏面的一間。那裏却意外地清潔，屋角擺着擺燈，燈火熒熒地點着。我一進屋子，看見有一個姑娘坐在那裏。那姑娘見我進來，就突然起來；既而又改正了坐法，把臉孔橫避了。我覺得奇怪，不敢坐，武之允突然地：

「要請你看的就是這個。」同時那姑娘就俯下了。我不知要如何說才好，竟說不出話來，只驚奇地看着武之允，武之允也紅着臉，好像難出口的樣子：

「且在這裏請坐！我走一走就來。」說着要想就走。

「甚麼？甚麼？我不要，一個人留在這裏。」不覺這樣說。

「那麼，你不給我坐着嗎？」說時用了可怕的臉孔注視着我。這時我如果說要回去，



他差不多就立刻要用足來踢了。我爲他的威勢所嚇，只好勉強地一聲不響地坐着。那姑娘哭了，嗚咽了；那時武之允的臉孔，真不是平常，額上漲起青筋，咬着牙齒，一面却像要哭出來的樣子，把眼睛轉動着。用手搔着嘴邊，像要說出甚麼話來。

「究竟爲着甚麼？」我覺得情形太奇怪，就發問了。據武之允囁嚅地說，事情是這樣：「妹子一定要想會你，無論對她怎樣說，總不肯歇。所以把你騙到這裏來，請你當她是個可憐的女子，替我愛愛她。由我這方面拱手請求你。」大略是這樣的情形，恐怕有人要笑說這是謊言罷，却是實在的事情是這樣。我已做了村裏的情郎了。

「那時候我也並不是忘了女難之戒，我所居的是山村，山村之中，兩三個青年一相集合，就立刻批評女子，小學校中的同事們呢，也公然地談論「哪家的女兒長得好，看，哪家的女兒已有情人了」這一類的事情，當作一種快樂。我不曉得從甚麼時候也染了這種風氣，時常發想調戲村中女子的心。雖然因爲有母親的訓戒，不敢輕易出手。其實我的心裏，並不是怕女子，倒是想若有機會，定要得一個情婦的。」

『武之允的妹子名叫阿幸，在青年中，是個評判很好的姑娘，年紀十七歲。我也是常常看見的，不過還沒有交過話。她因為我是舅母家裏的人，又是學校的先生，每次碰見，她必向我行了禮才走。她不像鄉下姑娘，是個白色明眸的女子，姿勢的苗條，也和小夜相像。』就是城內的姑娘，也難得有這樣的人。』村中的人們都這樣自慢地批評她；我每次碰見她的時候，也覺得這個批評不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將阿幸擺在面前，由她的哥子代她說合，我也不想到甚麼女難不女難了。并且我是個優柔的人，即使覺着事情的危險，那個時候，叫我撇了武之允和阿幸逃歸，這樣決絕的行爲，在我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這次以後，每隔兩夜或三夜，我必定到阿幸那裏去。事情很秘密，誰都不會曉得。并且武之允無論甚麼事情都照顧我，武之允的妻，原知道一切內幕的，也隨了武之允爲我和阿幸盡力，所以我也就公然地在武家進出了。』

『兩人的情愛，竟好到時常要受武之允夫婦的嘲笑。不覺過了兩三月，永不會忘記，這是六月七日晚上的事：晚上八時光景，我像平時的样子，到了阿幸那裏；這天一到晚，天

氣就靠不住，到了十時光景，就下起雨來了。我於未下大雨的時候，說要想回去，阿幸和武之允的妻都留住我，說是武之允出去了，快回來的，回來了叫他送到橋邊猶豫了一陣，武之允回來了。不曉得從那裏喫得很醉，我在裏間躺着，他醺醺地進來，頹然坐下，阿幸在我傍邊坐着。

「外面雨下得很利害！今晚請宿在這裏！」武之允意外地這樣說。原來我這次以前不會在武家宿過，即使我要想宿，武之允總說宿了被人家曉得了，反爲不妙，一直勸我不要宿。

「不還是宿好罷！」我這樣說了。武之允撤銷我的說話說，「實在因爲今夜有一點要和你談的事情，所以叫你宿在這裏，我叫你宿，你就宿！」說時語氣漸漸地凶暴，舌頭也像迴不轉了。

「要談的是甚麼？就請談了不好嗎？」

「你不覺得嗎？」突然地問我。

「甚麼？」我不能明瞭。

「所以，你不行阿幸這樣了！」說着把手加在肚子上給我，我喫了一驚，阿幸立起來，逃到喫飯間裏去了。

「真的嗎？這個。」不覺聲音縮小了。

「真的嗎？這個你不應該不知道。如果不曉得，那也沒有甚麼；你既然曉得了，那末此後的方法要豫備。」

「怎樣才行呢？」我心思亂了，說話戰兢起來。武之允用了可怕的眼光：

「到了現在，還問我嗎？這難道不是一定的事嗎？你應該早有如果如此就如此的覺悟。」

「他所說的，是當然的話。我自己的確沒有甚麼覺悟，只着魔似地向阿幸那裏出入，被武之允這樣一說，我也沒有甚麼可講了。」

「武之允見我不語，就狠狠地響着舌頭：

「請立刻作爲公然的妻子！」

「做妻子？」

「不願意嗎？」

「並不是不願意，但是要立刻成功，不曉得舅母答應不答應呢？」

「舅母無論怎樣說，如果你有這個意思，就不要緊。你只要答應一聲，就是明天也可以，我立刻使你們變正式的夫婦。橫豎世界很大，舅母和村中的人們，如果有嘈雜的話，我們倆只要一走就好了。人兒一個，無論幹甚麼，飯是有得喫的！」

「好的：那末姑且和舅母商量了看。舅母答應就好，如果阻難，就只有照你所說的樣子，和阿幸走了，無論大阪也好，東京也好。但不知道阿幸答應不答應？」

「哼！這問我嗎？只要你去的地方，她總去的，無論火裏，水裏！」說着用指尖點我的頰，樣子很高興，不像方纔的兇橫了。

「那夜就這樣回去了。却是對着舅母，無論如何，總說不出這話來。因爲舅母和我都

從母親聽到女難的話，并且母親將死的時候，又反覆地把女難的話說了託付舅母。倘然從我的口裏說起阿幸的事，不曉得要怎樣地驚異耽心呢！從第二天早晨起，三天之中，我好幾次在舅母的房間裏出入，想就把這事明說，但是到底說不出來。

『既然不能對舅母說，那麼除了和阿幸二人逃走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了。我也曾作好了逃走的打算，走到武家。却是臨時又不能決斷實行。因為「這是女難了」的一種可怕的考慮，漸次增高；一想到阿幸那裏來往的事，「失策了」的悔念，就湧上心來。如果和阿幸逃走，前途的如何困苦，也不可不知，這真是陷到女難的深淵裏去了。思念及此，逃走也便不能逃走了。

『千方百計苦思的結果，定了一人逃走的主意。不會忘記的，這是六月十五的晚上，——七日晚上以後第七日的晚上，很想和阿幸再見一面，却是又想到這是重要關頭，於是像念佛的樣子，把母親的法名來念誦，連夜就逃出山村了。那夜，一無所知的阿幸，諒必還是望眼將穿地等我去罷！祇受過「不要被女人欺騙」的教訓的我，不覺反欺騙了無罪

的女人；要想逃避女難，捨了女人，同時已經早受了大女難；這是那時的我所不曉得的。

『從舅母家裏拿出來的錢，不過十元；到了東京，不久就成了不能沿門吹簫的境遇了。從此到二十八歲前後十年間的事情，不必說了。故鄉呢，音信不通；東京本來沒有親族，也沒有舊友，一直到現在，雖然也營過種種的生涯，却是都是爲了女人，把緊要的事情弄糟了。到二十八歲爲止，也曾公然地有過妻子，不上半年，就逃走了。不過這位妻子，也是我住在本鄉某客棧的時候得來的，她就是那客棧主人的女兒。

『二十八歲一次的女難，是我生涯的告終。女難以外，連眼睛都喪失了。待我說出來，結束了這一夕話罷！

## 五

『二十八歲一年的夏天，那時時運稍好，受了鐵道局的傭僱，得着十八元的月俸。因爲見了女人，已經怕了，也不要妻子，也不僱女僕，租了三疊和六疊（日本房子的大小，用

席數的多少計算，幾張席就叫做幾『窩』——譯者）的一所長屋（貧民住屋叫做『長屋』——譯者）自炊，一面每日到局裏做事。

『地址是愛宕下町的一條狹巷，兩側各排着六軒的長屋，我所住的，是最裏面的一所，對面住着一對木匠夫婦。』

『你大概也曉得，住長屋的和住大街的不同，大家彼此容易親熱；我一搬入這十二軒中，不久，這十二軒的人，就都和我招呼起來了。』

『就中，住在我對門的木匠，年紀和我彷彿，朝出晚歸的時候也相同，時常見面，就熟識起來。後來木匠常到我這裏來玩耍。』

『木匠名叫藤吉，氣概很像東京職工，態度豪勇，談論爽快，是個很有趣的人。不過面貌不甚好，平的鼻，低的額，都特別的觸目。笑的時候，不曉得是那裏，有一種老實——壞點說，有一種寬懈的神氣，這也是這個人的可人意的地方。』

『晚上到我這裏來耍，必帶着酒氣，到後立刻坐，嘲笑我不能喝酒。』



「并且時常勸我娶妻，有時候竟說，『你這種是沒有爲女人勞苦過的門外漢，所以不曉得女人的滋味。』那末他自己怎樣呢？說起來也好像沒有經過爲女人的勞苦，他現在的妻，聽說還是師父幫忙撮成的。」

「大概是天性罷，我到了東京以後，十年之間，也會經過了種種的勞苦，却是不能幹激烈的事，連激烈的話也不能常出口，驟見我好像是不能和女人親近的粗鹵漢，木匠藤吉說我是門外漢，不曉得女人的滋味，決不是無理的話。實在我並不是因爲漂亮犯着女難，都是因爲優柔，粗鹵，反而犯着女難的。」

「有一晚，藤吉來說，『如有衣服，可拿出來叫我的女人去洗。』我也不客氣，把單衣和襯衫交付了他。到了第二日，木匠的妻就親自把衣服送來，『這樣，所以叫你快點娶老婆，老婆的好處，光是因了這一點，也就可曉得了。』說着把拿來的衣服，拋在我的膝上回去了。這個女人叫阿俊，年紀二十四五歲，在長屋中，阿俊很有監名，甚至於有在阿俊面前調笑了說，『嫂嫂無論怎樣看，總是漂亮！』的。『不是普通的女人！』這點光景的事情，在

我的眼睛裏，也已經感覺着了。

『藤吉每晚來了。這呢，一則因為熱心要跟我學吹簫的緣故。簫和笛這類東西，好像是有天才的。藤吉原是個聰明人，無論如何，總不進步，却是他只管跛跛地吹。』

『阿俊也來耍了。起初是夫婦同來，後來碰着星期日等類藤吉不在家的時候，她就一個人來，獨自饒够了舌，方才回去。我後來也常到藤吉家裏，到十二點鐘為止講點無聊的話。阿俊時常照顧我，有時連飯也替我燒，家裏有菜，就送來給我，有時候，不等我從局裏回來，已替我把晚飯豫備好了。藤吉有一次嘲笑着她說，「你近來有了兩個丈夫了，忙呵！」』

話雖如此說，藤吉並不疑我的。起初不過是鄰舍的交際，後來連自己的經歷，都不祕密，甚麼都和我商談了。我因此也好好地和他相與，竭力地幫助他，有時連金錢都通融給他，他於是越加信我爲惟一的知友；有一次，我受了兩日的風邪，他竟停了一日的工，守在我的旁邊。

『長屋中的人們，大都愛我，有的稱贊我是和氣的人，有的稱贊我是稀有的誠實人。』

所以不但阿俊，凡是婦人們，都幫我做不會請託她們做的事情。可笑的是阿俊的因此喫醋，她好像「有我呢，要你們做甚麼？」的態度，做出不快活的面孔，給別的婦人們看，別的婦人因此竟故意越幫我的忙來尋開心，這樣着，長屋中的人們，疑我和阿俊有關係了嗎？決不，我是從開始就被信爲鐵漢一樣的誠實人的，不過阿俊却沒有這樣的信用。有時候，竟有惡口者向我當面說「阿俊有點靠不住，不中用的。」

「實在，阿俊即使被人說靠不住，也是無法的。有一夜，我正在鋪牀，阿俊跑進來，「大概我鋪的不合心罷！」說着把被窩奪去鋪了。一面說，「主人請睡，呵，費人手腳的丈夫！」一面用了帶色情的眼睛，注視着我。這種決不是平常的事，那時候的我呢，也並非真如長屋所稱贊的誠實漢，不是木石以上，心情也當然覺得異樣了。」

「有一次，我對了藤吉，說：「阿俊真真漂亮，全然不像平常人！」藤吉呵呵地笑了。「被你猜着了！她原是某茶店（日本的所謂茶店，是妓女與狎客的密會所。——譯者）中著名的女相幫，被我的師父訪着了，聽見本人說要跟規矩的工人，就乘機替我撮成了的。」

他好像得意的樣子，把阿俊的來歷說明。我從此以後，越覺得阿俊的態度奇怪了。

「一時總算勉強平靜無事地過着，有一次，正是八月中旬非常熱的晚上，長屋中的人們，都在外乘涼，只有我因為前晚受了涼，身體不快，不到天黑就關門睡了。十點鐘的時候，還很嘈雜地聽得外面的人聲，後來漸漸靜去，阿俊也好像已經規規矩矩地進去了。我因為睡不着，并且熱得氣悶，於是起來坐在火鉢旁邊吸了一回煙，既而想到門外去，就連寢衣都不換，跑到到巷裏了。巷裏已經一個人都沒有，走到巷口，月亮正斜到愛宕山上，大路上還有點風，就順步走着，忽然前面來了一個人，口裏不曉得唧咕着甚麼，樣子好像是個醉漢，我正避路着，他偏碰到我面前來，把他擡着的臉孔一看，原來是藤吉。」

「藤吉」一看見是我，「喂！朋友！碰見得巧得很！我正想闖到你那裏去。回去罷！今夜真忍不住了！有事情非和你商量不可。」說着，就提了我的手，把我望巷裏拉。

「我曉得他醉了，就說，「好的好的，回去罷！無論甚麼都可說的。」一齊到了家裏。」

「藤吉」的臉色，一看蒼白得幾乎悽慘，眼睛也停住不動。一坐下，就說：「你聽我講，我

「已忍不住了！」這樣開了場，以後便硬了舌頭，滔滔地講談起來。原來事情是這樣：那日藤吉和他的夥伴在某處一同喫了幾杯，夥伴中有一個，因了某種機會和藤吉爭論起來，彼此惡口以後，對手者好像罵他，說：「受了師父的舊貨，還自己以為得意煞，這種沒用的東西，替我不要開口！」這觸動了藤吉的怒，原來這個以前，聽說藤吉已會兩三次受過朋友的嘲笑，說他師父原和阿俊有關係，後來再推給他的。藤吉正爲此事煩悶，今天又聽到他夥伴的嘲罵，說不出的不平，就破裂了出來，好像這樣說：「干你鳥事！師父的舊貨便甚麼？你連舊貨都沒有！」這樣一回罵，對手者冷笑了說：「舊貨倒不要緊，可是還是新貨呢！現在也是一個月兩三次在那裏走動的。」藤吉一聽得，就說：「好的！你看着就是了！」跑回來要想逐出阿俊，路上就碰着我了。

「他於是說：『我想去逐出阿俊，你也贊成的罷！』我說：『阿俊和師父向來有沒有過關係，我雖然不知道，至於現在，已經成了你的重要而且很好的妻子，用不着逐出，況且看去也沒有和師父有關係的樣子，我敢擔保。』藤吉說：『現在如果有關係，就打殺她，只

「講以前有過關係，我也不能容許，我要把阿俊逐出，打師父的嘴巴。他好像連老婆都周旋給你的樣子，擺着師父的架子，我早已不高興了。玩厭了，再推給我，這算甚麼一回事！太欺人了！」我無論如何勸他，總是不聽，就回到家裏去了。

「我覺得有些不甘心，要想跟着藤吉走，藤吉不讓我進去，說：『請你不要管我！』我沒法只好立在門外，聽屋內的動靜。阿俊好像已經睡了，藤吉拖她起來一面怒罵着。阿俊像個甚麼都不出聲，只聽他罵，過了一息，忽然跑出外面來，見了我：

「濫嚼舌頭了！和醉漢講道理也無益，讓他去罷！」說着向着我的屋子裏走，我也跟着阿俊回到自己屋裏。

「『大概是那個嚼舌的在那裏挑唆罷，真真沒有法子！』阿俊說着在火鉢旁邊坐下，吸擺在那裏的煙。

子。『一到明日早上就沒有甚麼了。』我也無聊地安慰着，阿俊却並沒有要回去的樣

「好像已經安靜了，回去看看來罷。」阿俊見我這樣說，就一聲不響地去了，我就進蚊帳裏面，那裏曉得沒有多少時候，阿俊仍舊走了過來：

「睡得很熟呢，我把門反扣了來了。」說着不動。

「那末，你怎樣呢？」我從蚊帳中間她。

「我就這樣地不睡到天亮。」

「這那裏使得？還是回去睡罷！」我這樣說。阿俊好像煩惱的樣子：「請你不要管我！喝醉了，夜裏說不定要怎樣，我怕呢！」說了，平氣地把煙吸着。我也沒話可說，只好一聲不響，阿俊也不像平日多嘴。從蚊帳中看去，薄暗的燈光，從她蓬鬆的頭髮跨到臉孔的側面，朦朧地照着。天氣很熱，她一種寬放的裝束，覺得有平時沒有過的誘惑。

「這樣大概過了二十分鐘，阿俊不斷地用團扇把蚊趕着：「呵！好利害的蚊蟲！」說着就立起來到了蚊帳的旁邊，問我說：「你已睡熟了嗎？」

「正要睡熟了。」我用了睡氣模糊的聲音回答她。「請讓我進來，熬不住蚊蟲了！」說

着就到勉強只有一人可睡的蚊帳中來了。

『阿俊一早就回去了。不曉得是阿俊怎樣地湊了藤吉的趣呢？還是藤吉酒醒來自認了錯呢？藤吉依舊好好地作工去了。出去的時候，到門口來說「早呵！」接着又不知爲甚麼笑了把頭皮搔着，「且等回來再道歉！」一面說，一面去了。「做了錯事了！」我對着他的後影，心裏雖然痛切地這樣想，却是已經追悔不及。從此以後，阿俊的丈夫，真個有了兩個了！』

『這個以後，不到一月的裏面，有一日藤吉又不曉得被師父怎樣說了一番，動氣回來了。這次一點都不會喝醉，說要和阿俊暫時別開，自己到橫濱營生去，樣子好像很有覺悟。我告訴他：「到橫濱去也好，同阿俊却可不必分離，把她寄在我這裏，半年以後你回來，再大家一處，還是這樣罷！」藤吉流着淚感激我，說了一聲：「萬事拜託！」就收拾了屋子，把阿俊寄居在我家裏，自己到橫濱去了。』

『這樣，就太平無事，阿俊和我全然像夫婦的樣子把日子過着。』



「過了一月光景，我忽然生起眼病來，起初總以爲不要緊，也不看醫生，局裏呢，仍是帶着病去到那裏曉得後來一日一日地不對，到終把局事休息了去看醫生，醫生說是不容易好的病，於是盡力醫治，却是總沒有好起來的樣子。」

「阿俊很注意地服侍我，藤吉那裏也沒有甚麼音信，我想起藤吉，就痛感到自己的錯處，覺得實在做了壞事了！却是也沒有勸阿俊去跟尋藤吉的決心，只是一面覺得錯，一面仍受着阿俊的情愛。」

「這當兒，眼病一天一天地利害，局裏呢，已經請了一個月以上的假，我心緒也不成了心緒，「倘然變了盲人……」，一想到此，就苦悶起來。」

「這時候可怪的，是阿俊的樣子大變了。不曉得爲甚麼，服侍也不如從前，并且常時因了無謂的小事動氣，將我來洩怒。有時候還不曉得是那裏去的，竟半日不回來。我口裏雖然不說甚麼，心裏却老不高興。有一天，來了一個男子，大聲地到門口說：「可以讓我進來嗎？」

「請進來！」阿俊起來出去招呼，不曉得和他唧咕唧咕地說了些甚麼，過了一息，跑到我枕邊來：「頭腦來了！說是有話和你說。」

「不知是那個頭腦？我正在這樣想，那男子就到我枕旁。」

「今天初會。我是做木工的助次郎，藤吉和阿俊勞你照顧，我說不出的感激，就中阿俊特別地受了你的厚待，我代了藤吉來向你十分地道謝，現在阿俊從今天起歸我照顧了，立刻就豫備叫她從你家遷出，請你接洽。」他這樣斬釘截鐵地說了許多話，我却沒話可說。

「阿俊好像立刻就和頭腦勃達勃達地收拾起行李來了。不久，阿俊到了我的枕邊說：「這有種種的緣故，你不要見怪，再會！自己保重！」

「兩個人去了，我哭也不成，叫也不是，「這都是報應！」一想到此，母親的憔悴的相貌和帶着孕撇掉的阿幸的臉孔，都現到眼前來了。」

「局裏把我免職了，眼睛呢，結果瞎了一隻，一隻雖然還看得見一點，却是到底不中

用，這當兒，本來不多的貯蓄也如數用盡，就一直墮落到現在的樣子。現在自己也不再覺得悲傷，不過隨了自己吹出的簫聲，一想起可愛戀的母親，覺得還是死了好，却是死也仍是死不去。」

盲人臨去更吹一曲，我差不多不忍再聽他的哀音悲調了！戀的曲，懷舊的情，流轉的悲哀的裏面，可不是潛藏着永久的怨憾嗎？

月西落，盲人去了。第二日就不見他在鎌倉了，



# 第 三 者

### 第三者

大井君足下，

你，我，都是這問題的第三者。

第三者這東西，是可以下得冷靜的判斷的。故在結婚或離婚等感情的問題上，最不可少的就是這第三者。你與我只好先把這層認定然後着手一切了。

所扮的角色，我是鶴姑的代表者，你是江間君的代表者。代表者這名詞，也許不很妥當，但在目下，我是鶴姑的義兄，你是江間君的朋友，也就不妨這樣說罷。原來，所謂甚麼叔

父甚麼義兄，老是要負擔奇怪的職務的東西。

單刀直入地說罷，鶴姑已心死了。完了，她的血管裏，甚麼愛或戀等類有熱的汁水，早已毫不流着了啊。只是坦然平氣着啊。請首先把這事實轉告江間君。

女人這東西！和這個所謂「機會」同樣，只是前額有髮，沒有後髮的。一經朝向別處，就完結了，愈捕捉愈逃得快。請和江間君說：『斷然離婚罷。』

二

武島君足下，

前額的高論，已領教了。但江間似很不能斷念哩。他自己還以為握着前額的髮，所以爲難。他蒼白了臉死掙着。似乎平在說，這難道可放掉的嗎？

當時，我照了你的話，把鶴姑已坦然平氣的情形告訴他，可憐，他口裏雖說『這我也相信，她原早已沒有愛了的，』但心裏似很不能作這樣想：『但是，妻雖不愛我，我是愛妻

的。所以不能離婚。』語聲幾乎要哭了。

武島君！這要賴你的力了。不設法再和鶴姑說一說嗎？姑且請她再回來一次。如果如此，江間君因了自己的力，也許會有使她回心的方法罷。但是要聲明一句：我是贊成離婚的。

### 三

大井君足下，

再重複一遍罷，鶴姑心早死了。昨天也曾說這樣的話，『以後如果結婚，總要揀和氣的人。像我這樣自由的人如果不是富於忍耐力的，究竟合夥不來的。』

總之，她對於江間君是厭了的。既已露出第二次結婚的話來，那末，雖勸她再回到江間君那裏去，也究竟是無益的事了。

話雖如此，昨天傍晚，她曾立在簷側，似乎在沈思甚麼，近去一看，在哭哩！大概是追憶



起了當時，不覺悲哀起來了罷。但是，憶起的愛，只如因記起麵炸鰻（Kabayaki）而流唾液的光景，現在所喫的鰻，已不是從前的鰻了。

在這裏附加聲明：我也是主張離婚說的。

#### 四

武島君足下，

鰻的比喻，佩服之至。照此說來，鶴姑是把江間喫厭了的。這在被喫厭的一方，實是慚愧。不湊巧，江間似乎還未曾喫厭鶴姑，既然喫了，最好連骨頭都喫光才是。江間瘦了哩！

今朝我去看他，他還臥着。我催他：『喂，甚麼了！已九點鐘了哩！』管他甚麼時候！他把臉藏入被去。枕畔擺着二三封鶴姑在戀愛時代給他的信。『你不是在哭嗎？』我不覺叱問起來。『胡說！』他伸出頭來，當真沒有哭。淚痕是看不出，只是臉色蒼蒼的，兩頰也確瘦損了。『老婆這東西，難道竟是這樣了不得嗎？』我這樣說。

『你在侮辱我嗎？』

『呃，就侮辱你！』

『不是豈有此理嗎，豈有此理！』

『不管豈有此理與不豈有此理，我侮辱你，大井德五郎侮辱你，非侮辱不可！』

『爲甚麼非侮辱不可，請說出這所謂不可的理由！這不是戲言哩！』他半擡起身來

了。武島君足下！你也要發笑了罷，我那時實禁不住要笑出來，但見了江間神氣的認真，就勉強裝作嚴重的樣子：『請臥下罷，還是不起來好啊，因爲你是病人。』這樣一說，他就就睡下身去，眼睛只是望着屋頂。

『江間君，你不必這樣動氣，且聽我說。我是你的好友哩，不是一朝一夕的交誼哩，但是我敢侮辱你，非侮辱你不可……』

『請任意盡量侮辱！』

『請靜聽我說。要兩方有愛才是夫婦罷。這樣的事，在你是應該早已知道了的。你平

常嗤笑着呼我爲野蠻人，好漢，我要對你作愛的解釋，似乎有些近於班門弄斧，但像一方有愛不能爲真心的夫婦光景的事，是知道了的啊！鶴姑如何？不是拋棄了你逃去了嗎？尙可說鶴姑有愛嗎？沒有愛，就不是你的妻，就是路人，對於路人硬去加上妻的名義，這想來也不像你平日的議論罷。爲甚麼只是粘纏不休哩！拿點丈夫氣出來！丈夫氣！我見了你那蒼白的面孔，初則覺得可憐，終則要把你來侮辱了！

『所以，你是野蠻人。所謂丈夫氣，是甚麼話？你們所說的是假撇清。我自信不至於墮落到了爲愛而假撇清啊！』

『不錯，你是了不得的新人物。但是，你無論怎樣愛鶴姑，鶴姑如果毫不愛你，將如何？』

『沒有法子。』

『法子是有，的囉！』

『是的，用我的愛去喚醒她的愛。』

『瞎說！離婚罷。』

『這不能，因為無論怎樣，我是愛鶴姑的。』

『這可笑了。你這樣愛着的女子，爲甚麼要逃走呢？』

『所以，我在苦痛。』

『或者你要苦痛也未可知，道理是如此：你的愛這樣燃燒着，而女子還是逃走，那末即使把那逃走了的女子喚了回來，你的愛也不會有喚醒女子的愛的力了。道理是如此，請你冷靜地加以判斷！』

『那不然。在這以前，我的愛未曾十分被鶴姑知道，我雖十分愛她，而她却不替我覺知。一想到此，我總是難過得很爲甚麼？爲甚麼不知道我的愛呢？』

『那可不知道。不過我以爲如果是這樣的女子，只有離婚的一法。』

『武島君足下，談話大略如上面的樣子，我說到了這裏，也有點倦了。一時是，不會斷念的。可憐，他總是戀着鶴姑，鶴姑原是你的義妹，想必有了不得的好的處所能。再沒有不可』

思議的動物像女子的。

目下暫且大家作旁觀罷，大家把第三者的尊嚴維持着罷。

## 五

大井君足下，

來信快讀了。你竟是了不得的文學家，還是把會社的事務辭去加入了文人的團體罷。謹贈你以大井蠻骨的雅號。

從信上得悉江間君的近狀，我很爲動心。你說鶴姑有了不得的好的處所，我看也不見得，或者這就是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也未可知。大概，在江間君的眼裏，有着甚麼了不得的處所罷。我會把你的信給鶴姑看了。哭了哩。

『甚麼樣有回去的意思了麼？』我禁不住問她。

『怎樣好呢？』

『把這樣愛你的丈夫拋掉，是喪良心的，再仔細想想看！』

『但是，哥哥，一回去就覺得無味啊。』

『但是，你總也不覺得江間君是可憎的罷。』

『是的，也並不可憎。但是，像從前的樣子，覺得全然無趣啊。』

『這次如果回去，江間君也不會再有像從前樣的亂暴舉動了罷。因為他現在那麼難過着。』

『哥哥是這樣想？』

『是的。人的性質，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變過的，生來的氣質，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生不變的東西，江間君也不見得因了這次的事，把老脾氣如數改變，但多少是會變點的罷。』

『終究不行，哥哥。我早已仔細想過了，他的脾氣是無論如何不會改的。如果會改，那麼這許多日子早該改了若干的了。兩人間的吵鬧，並不從這次才開始，上月初，不是也會』

連累過哥哥了麼？那時哥哥說是不幸的愛，真的，江間我都真不幸呢。」

鶴姑淚潛潛下了。大井君足下，鶴姑並不全然否定江間的愛，不但如此，並且對於江間君的不幸也似很抱着同情，但是她自己却已早不愛江間君了。她的逃走，是因為江間君遲了自己的性質，把愛向她頭上狂注，而柔弱的她受不起這愛的緣故。

一月前，他們起了爭鬧，我被叫喚了去的時候，我就看出江間君的愛決不淺弱，而同時感到江間君的性格和鶴姑的性格究不一致，曾向江間君說：你的愛是不幸的愛。并且忠告他說：再略把心情放平靜些，不要激昂，兩人用了攜手散步春風飄拂的田野的態度過日，如何？

但是，性格的衝突，即在本人也無方法可想，他人的忠告，能有甚麼效力呢？我在一月前早就確信早晚會有破裂的事的了。

加之，他們兩人從四五月前，似已互把對手的。人物用心研究了。江間君對於鶴姑，鶴姑對於江間君，如其說是研究，寧可說是猜疑。兩人雖當作了夫婦同居一家，却似彼此

是敵人的樣子，彼此防備着。如果是敵人，尙有忘懷的時候，正唯爲愛的魔力所束縛，彼此不能忘懷，二六時中，兩人的問題，似乎只在其中的一人身上。這樣的夫婦之間，那裏會有平和的道理？

他們的不幸，不是因爲他們兩人的愛的如何，乃是因爲兩人都把愛的表示方法錯誤，而使方法錯誤的就是他們的性質。

所以，足下，即使把這兩人仍合在一處，也決不會幸福的。鶴姑現在才把這感到了。所以，不會再回江間君那邊去，江間君比鶴姑更抱着深的愛，所以不能像鶴姑的能冷靜地把這結果看清楚。

旁觀，大贊成！暫時請你也從旁冷觀罷！江間君不久也就會冷靜下來的。冷靜了以後，就會和鶴姑抱同樣的心情的。

## 六



武島君足下，

我們雖豫備旁觀着，但當局者究竟比第三者熱心。江間送了下面像信又像隨筆的東西來了。特附錄了以供參考。

鶴子現在不愛我了，但曾經愛過我的。我會愛鶴子現在也愛着，實在愛着。她棄我而走了，但我的愛因此有加無減，愈激揚而不銷沉。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愛着之念竟會深到如此，現在她棄了我了，寒風一陣，吹入心頭，迴轉着使我苦惱。這苦惱的難堪啊！

我永久愛鶴子，我的心一刻都不能忘懷鶴子。鶴子如果已成了戀愛的墳墓，那末我就埋在裏面！

諸君如果叫我對於鶴子斷念。這就是在勸我死，是不知道我現在的苦惱比死還深。真是不思之甚。

此外還寫着許多的話。但我們是第三者，何從知道江間君的苦惱深到如此呢？不知

道是知道的，但知道與感到完全是兩件事。醫生知道病人的苦痛，但不會感到，只投藥待其熱退而已。武島君足下，我們的病人，是還不容易退熱哩！

他的母親姊妹見了這病人，很是痛心。但母親和姊妹對於鶴姑並不表示着何等的尊敬。倒反抱着不少的惡感，這原因實歸着於鶴姑的人格問題。總算是不幸中之幸，離婚罷！這似乎是我們病人周圍的輿論。同是第三者之中，像這樣的第三者，是多少發着熱的，凡只一味幫助當局者的苦痛的，原是討厭的傢伙。

## 七

大井君足下，

江間君的信，真能把戀愛的苦惱完全表出。我讀了也很抱同情。但同情這東西，說來雖好聽，其實並無了不得的價值，到底所感得的不及本人的百分之一。這是人類的組織如此，無論怎樣，也沒有方法的。要沈陷在第三者或第二者所到底不能想像的苦惱裏，這

祇說是本人的不幸。但在一方，本人能感到他人所到底不能感得的快樂，且碰得好，有時也能叫別人起百分之一的同感，全盤平均結算，也不喫虧的。

幸而，我也只和普通人一樣，但到同情的地步就止了。如果把信給鶴姑看，或者會突過同情以上，所以我守着第三者的態度，不把信給她看。這大概你也贊成的罷。

鶴姑也是女子中的一個，也是感情的奴隸。感情的奴隸所常陷的惡德，就是自欺而不自知。故最沒有善於自欺像女子的。一壁自欺了，一壁還自以為做了甚麼善行似的樣子。所以，如果把江間的信給鶴姑看，也許就忽然自以為了不得，忽然以節婦自命（就是自欺）。他既然如此戀着我，我爲他犧牲了也不要緊：這樣的念頭也許就會起來哩。這是何等危險的事啊！如果立時可變爲節婦，那末早就不應棄了同居了一年的男子逃走的。

在這浮動派的女子當中，鶴姑尤其是一個激烈分子，並且膽子很小，所以稍和她說幾句柔和的話，立刻會流淚。優柔脆弱，在戀愛上真是最適當的女子，江間君的戀愛的魂靈，所以全然被她魔攝，大概就在這一點罷。但在一方面，她却會演出大騷動，會出乎意外

地因些微細故發狂，哭泣，激白了臉，眼中充滿了惡毒的光，睨人，怨恨，扭撲，兇囓，還有牛頭不對馬嘴地惡意附會。這樣一來，差不多就成了一個無法對付的女子了。據我的鑑定，與江間君的衝突，原因大概在鶴姑方面的。

鶴姑這個女子，大概不適宜於做妻，在戀愛上是最好沒有的。她自己似乎也覺悟到這個，昨日我和她濱邊散步。

『阿哥，像我這種人，實在做不來人妻的啊！』她歎息了說。

『也許是的罷。』

『是的囉。像我這樣由自的人，誰都難忍耐的啊！江間君也虧他忍耐得一年哩！』

『既然如此，不逃來不好嗎？』

『但是，我這面忍耐不住啊！』

『這就是由自哩。』

『也許是的。可是事已如此，也無法想，我將來如果要嫁人，想嫁個四十或五十歲的。

因為他會得把我看作孩子，我雖由自，他也會嬌養我呢。」

『古川市兵衛君如何？此外我想不出人來。或者還是平沼專三罷。』

『說出這樣話來，真刻毒啊！或者還是獨身到底好也未可知。』

『一味戀愛？』

『那裏的話。』鶴姑笑說。臉有些紅了。又像記起似地。『但是，阿哥，結婚結定了就全無趣味，好像一生已被限定，希望以及甚麼都沒有了似的。人在戀愛的當兒最是幸福啊！』

談話大概如此。真是捉摸不定的女子。江間君如果也不結婚，倒反不致陷入今日的地位，彼此都幸福也未可知的。

昨夜九時光景，我走到妻的房間裏去，見鶴姑坐在妻的針線桌旁，手托了頤在讀甚麼。臉孔很正經，似乎正被感動不堪的樣子。

『阿哥，你的朋友裏面，有沒有做基督教的牧師的？』這樣問我。

『很多，甚麼了？』

『我想到那種地方去。』

『去作新娘嗎？』

『不，只想請他指導。如果在鄉下，更好。但是……』

『那末，將怎樣？』

『阿哥，我想一生獨身了傳道呢。住在質樸的鄉村裏，就是引導一個村人向神之道，就是救援一個人的靈魂也好。』

我一聽到這話，幾乎要笑出來了。你也恐怕要熬不住發笑了罷。這不是靠不住的空想嗎？可以名之曰「小美感」罷。「鄉村的傳道」確足爲清新派的小說題目。可是，今日鮮活着的基督徒之中，鶴姑似的男子似乎不少哩。

要之，女子是這樣的東西囉。一沒有了戀愛的對手，就會不安心，悲哀，像煞有介事地感激興奮起來。「就是救援一個人的靈魂也好，」至高明也不過如此罷。

八

武島君足下：

不是很酷地攻擊鶴姑嗎？但，讀到傳道的一節，我也禁不住笑了。話雖如此，現在却有一件叫我不能笑的事情。早晨江間蒼白了臉來：

『我無論怎樣，總不能忘情於鶴姑，我所寫的東西，你看見過了罷。真的，我已苦痛得不堪了。總算是你幫助我，替我想甚麼方法看！』只聽了他的言語，也真可憐。

『所以，我不是不斷地在運動着嗎？』我也有些窘了，就這樣說。

『啣呀，你們的盡力，是破壞方面的盡力，決不是以回復我們夫妻的原狀爲目的的。你們真會做殘忍刻薄的事。』

『但是這是第三者的義務。如果也同你一樣地熱狂起來，那末就失了第三者的功效了。』

『這樣的義務，請不必替我盡罷。』

『那就最好沒有。老實說，我也正爲難着哩。』

『喂，這是你真實的話嗎？』

『你真實嗎？』

『在嘗着生死關頭的苦的人，還有不真實的嗎？』

『至少是病，你是熱病患者啊！』

『好，熱病患者也不要緊！你們在看我死哩！』

『不在等你熱退。喂！一不小心，病就會復發的啊！』

『別取笑了！』患者稍把態度改了一下：『我的熱到底冷不去，只會加高，不會冷』

却的。像你們的樣子做去，鶴姑就要愈加冷卻了。』

『虧你還說這樣的話。鶴姑不是因為冷卻了才逃走的嗎？』

『這也許是的。但鶴姑究也是個人，如果聞知我在這樣苦痛，多少是會動心的罷，究竟她也不以我為可憎的。只要能如此，我就滿足了。喂！請你替我和武島君商量商量，設法』

叫她回來！對不住！總算你幫助我！』



『我且問你，這樣的女人住在你旁邊，你會覺得幸福嗎？你受了鶴姑的魔弄了。不是我攻擊會做過你的夫人的人，那個女人不是平常的女人，是個無可措手的女人哩。武島君來信中也說她戀愛上也許適合，決不是配做妻的女人呢。你應該早已嘗着她的苦頭了。』

『我也原知道着鶴姑的性質，也很覺得難對付。但愛仍不少變。將來也許不幸，但不願惜的。』

『總之，逃去的魚是大的。』

『決不如此想。』

『那裏，這是人情囉。因為鶴姑逃了，所以就更覺她好了。釣得了看，仍是一條小魚，并且還是一條要刺你的危險的魚呢。海是廣大的啊，將來也許會釣着大大的鯛魚哩，再另外釣釣看罷。』

『小也不要緊，要刺人也不要緊，我總想得那逃走的魚。』

『可惜前途却如重新拾得了性命，正在快活自在東西游行罷。』

『你說刻毒話！』他悄然了默下，我也覺得可憐起來了，我想把你的鶴姑的人物評給他讀了，也許多少會覺悟過來的，就把你昨日的來信給他看。

江間熱心地讀，讀畢以後，暫把目閉住，既而長歎了說：

『原來，第三者是冷酷的東西。』

『你在說可笑的話哩。』

鶴姑的人物，也許確如武島君所說。無論怎樣都不要緊。但何必一定要使鶴姑不想起我呢？我所寫的東西如果武島君看了也同情，那末轉給鶴姑看看，不也可以嗎？你們說鶴姑冷卻了，冷卻了，其實都是你們弄她冷卻的好！不再託賴你們了！我直接和鶴姑說去！我要親口向鶴姑訴說我的苦痛！

『想見見面嗎？和那逃走了的妻。』

『不要管我！我不願專靠第三者了。你們爲我的將來計，叫我斷念，我原是感激的。但

必定要把我那愛尙未冷卻的妻弄得愈加冷卻，實在殘酷了。我寫信給武島君，請他令鶴姑和我會面罷。」

『這自是你的自由。但恐怕鶴姑不會和你會面呢。』我因為覺得他太恣了，所以痛快地衝入說。

『沒有的事，我一定要和她會面！』他說了就回去。大概他將有信到你那裏罷，關於這事，我甚麼話都不想說，一聽你去處置。

我仍舊回到旁觀的地位罷。

## 九

大井君足下，

來了哩，信是長長地寫了許多，大意是要求答應他和鶴姑會面。

會面斷然於雙方無益的，我原想保持第三者的冷酷（江間君所說的）到底，但不

知鶴姑的意見究竟怎樣，就去試問她。

「阿哥以爲怎樣好？」她這樣問。

「我覺得還是不會面的好。你難道還豫備看了他的來意，重新回去不成？」

「回去的意思原絲毫沒有，只是要看看他的神情如何，所以想見他一面。」

「如果這樣，還是不見面的好。」

「是的，那末就不見面罷。」

你看，女人是這樣的！結果，我就斷然地信去答復他，說相見也無益，反有損於你的面子。

姑且請你去探察探察他的情形罷。真是可憐的人啊！

十

武島君足下，

江間來了罷。我見到你的信，當夜就去看他，他已出門了。我喫了一驚，去問他的母親，據說你的信是確似接到了的，他對母親說要到豆子去一趟，母親會阻止他，他終於不聽而走了。

前後只差了一步，江間的體面，就完全喪失了。但我總料不到他會不顧你的阻止執意仍去的。

十一

大井君足下，

戲劇就快到結束了。晚上十時，江間君突然到來。這在我冷靜的第三者，頓時不禁爲之一驚。摩搓了朦朧的睡眼仔細認看，一些不錯，來的確是那臉色蒼白雙目炯炯的江間君本人。

『你怎麼來了？』

『來會鶴姑。』

『鶴姑早已睡了哩。』我說了這話不覺自己也好笑起來了。同時補足着說：『但是，我回你的信中原說還是不會面的好。』

『你的信我原見到。可是我並不是計較了利害來會面的。想當了面，由我直接探問探問鶴姑的心意看。』

『無非反而動氣罷咧！』

『啣呀，我決不動氣。我是，要動氣也不會動的。讓我一見！我有一句話要對她說。』

『那末請見。』我對了他那臉色，聽了那聲音，不能不這樣說了。我遂去叫醒鶴姑，把情形和她講，她非常喫驚——恐怖。

『請阿哥也在旁陪着我，我很怕呢！』她戰戰地起來。女的對於男的恐縮如此，當然沒有什麼愛或戀可說了。

在八鋪席的一室裏，我和鶴姑相隔數尺與江間君對面坐下。鶴姑的不敢擡起頭來，

正無足怪，原來江間君正昂然對着這方。他似乎想維持男子的尊嚴，用眼角來瞟着鶴姑。  
『鶴姑！你打算此後不回到我那裏去了嗎？』江間君先開口。鶴姑略微把頭擡了一擡，仍即俯下，一句話也不說。

『你懷疑着我的愛哩！』

『並不是囉。』鶴姑勉強開口。那樣子宛如被鷹睨視着的小雀，局促不寧。我見了這光景，早就豫測到這會見的結果了。即使開了胸襟商談，江間君的希望，也很難有把握。像這樣稜稜角角，全然似外交談判的樣子，大家鈎心鬪角起來，當然不會有好的結果，徒使女的畏縮了愈和男的遠開而已。

『那末，爲什麼棄捨我？』

『因爲覺得似乎兩方都不幸福的緣故。』

『這可笑了。如果我愛你，你也愛我，不就是無上的幸福嗎？或者你早已不愛我了罷？』

鶴姑的對於這問語一言不答，實是當然的事。

「甚麼？如果不愛，那末就不愛，要明白地說！」

江間君的聲音憤激了。大井君足下，江間君大概在平日會好幾次地用了這樣的聲音，發過這樣的問的啊！我這推想，似非無理。如果像這樣子，即使會萌芽的愛，也要縮進頭去的。

「不回答嗎？」江間君怒喝。如果在二人接近的時候，恐會演出揮拳的武劇了罷。鶴姑幾乎要哭了出來，用眼向我求救。

「呀呀，你這樣說，却使鶴姑爲難罷。鶴姑並非不愛你，只是以爲性情不合的人，就使結爲夫婦，將來大家都難得幸福罷咧。」我插言了。

「不，我並不在和你講話。但求鶴姑親口回答我。」

「要求政務委員的答復嗎？」我幾乎要這樣冷語打諱哩。大井君足下，我於是愈確定江間君不是配被女子眷戀的人了。



『我的意思也和方才阿哥所說的話一樣啊。』

『那末，性情在那裏有不合？如果不合，只要使他合了，不是就好了嗎？性情不合，只是口實，你沒有愛是真的！』

『如果你以為是這樣，那也沒有法子！』鶴姑忽然發出脾氣來，放了一支嘲笑的冷

箭。

『唔，我認定是這樣。但我是，無論如何愛你的！』

『你的愛嗎？』

『當然是愛，不是愛是甚麼？』

『啊！難得有這樣奇怪的愛哩！』

『奇怪的愛甚麼話？豈有此理……』

『但是，不奇怪嗎？毆呀，打呀，都是愛嗎？如果是這樣的愛，我真不敢領情！』

『那是另一問題，因為你說話豈有此理，所以打你的。和愛是另一問題。』

『所以，我說，如果是這樣的愛，我不敢領情哩。』

『喲呀，大家這樣說也無益。江間君，還是商量商量本問題罷。』我終於不得不再插嘴了。大井君，我羨你幸福，未曾目睹這種無謂的場面。他們厭『愛』用不盡，遂把他圍成圓子，江間君將這向不喜喫的鶴姑的口中硬塞着。并且，這圓子似乎太難喫，大概的女子才一入口就要吐棄的。

『所謂本問題是甚麼呢？』

『離婚問題囉。』

『不，我決不離婚，即使鶴姑棄我，我終是愛着鶴姑的，斷不離婚。』

『但是，鶴姑的意思，不是很明白了嗎？即使不離婚，於你也不會幸福罷。你既然這樣地愛鶴姑，那末依照鶴姑的希望離了婚，不就是所以愛鶴姑了嗎？請你仔細想一想！第一還要顧顧你自己的面子哩。』

『面子，幸福，我早已不管了。并且，離了婚來愛鶴姑，像這樣的聖人，我也不願做！』

『那末你打算怎樣？』

『請鶴姑回去囉。』

『但是，鶴姑不是說不回去嗎？』

『鶴姑！你無論如何不回去嗎？我這樣地懇求你，你也不回去嗎？』江間君，釘視着鶴姑這樣說。

『這請問我阿哥，我是由他作主的。』

『不，要你直接回答我咧。』

『阿哥，請你替我回話，我怕了，要到裏面去了。』鶴姑小語了就逃。江間君雖出意外，也無法阻止，只是目送她去，一時說不出話來。

『好的！知道了！離婚的一節，一切由大井君再來回話罷，再會。』

『啲呀，今晚就請在這裏宿。』

『不，已定了旅館的，再會。』

江間君憤然地去了。會面的情形如此，恐也不是江間君所豫料的罷。

## 十二

武島君足下，

今晨去訪他，他還未回來。做母親的據說就心得昨夜沒有睡着哩。

過了一會，他回來了。一見那面色，幾乎使我下淚。對於他母親和我一句話也不說，就蒙被而睡。我覺得還是讓他睡着的好，就管自到公司裏去了。午後四時回到家裏，收到了一封信。信裏說，我也斷念了，但不願就離婚。如果連登記都取消，覺得全然絕了望，無論如何是難堪的。所以，實際上離婚也可以，至少登記希望不要取消。我真是不幸的男子，這樣地愛了不愛我的女子，并且竟至照自己的意思，把這愛來表示。大意是這樣。

他們會面的情形，你總會有報告的信來的，我只通知我這邊的情形。我也別無方法了。鶴姑在目前想也不是就要再婚的人，姑且暫依了江間君的話，如何？

我今日突受公司之命，要轉到北海道的支店裏去，三四日內非出發不可了。很想會你一次，但這裏實在不能分身，如你能來京，那是很歡幸的。

總之，希望一晤。

### 十三

大井君足下，

與你別後，約有兩星期，光景是極安靜地過了的。鶴姑也無甚麼異常，只是照了素性行動着：有時無聊地唱讚美歌，有時尖着嘴裝腔，有時輕狂得叫人喫驚，有時沈鬱得像要哭，有時略不如意就自暴自棄，似地拿我妻來洩怒，有時說話却又天真得像十四五歲的少女。表面上毫看不出她有甚麼異樣，但不知在甚麼地方似乎總有些不足，有些難耐的神情。有一天，突然問我：

『阿哥，江間不知怎樣了？』

『也沒有甚麼罷，病似乎也漸漸愈了。』

『啊，那就好哩。』

『你還記念着他嗎？』

『但是，同居到了一年以上哩，當然不能全然忘懷的囉。』

『真難得！索性你依了他的話回去了，他的病就會立刻全愈呢。』

『阿哥一開口就要說這樣嘲笑的話，所以不行。請好好地聽我講，我昨夜曾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呢。』

『夢見江間君追逐你罷？』

『情死的夢！我現在一想起還覺恐怖。那邊是未和江間結婚的時候，曾和江間同到大宮去過……』

『呀，幹得好事！我一向沒知道呢。』

『現在不是在告訴你嗎？……：昨夜夢，就在那大宮。我正從樹林間外望，忽見有

一個男子茫然地在池邊來往躑躅呢。月光下望去，很像江間，以爲或許是他，出去一看，果然是江間。我問他：你爲甚麼在這裏，病已好了嗎？他現出悲哀的神情，說：我因爲不能忘情於你，正在豫備自殺。但是鶴姑我決不恨你，不但不恨你，你做了狂人同樣的我的妻，長長地忍耐到了一年，我真感激！說着注視着我，簌簌地落下淚來哩。我也難堪起來，說：江間，都是我不好，請原恕！我從此無論怎樣不再離開你了。說時靠近他去，兩人就相抱大哭了一場。江間說：兩人即使回到東京重爲夫婦，也仍如大井武島所說，決非幸福。兩人的脾氣斷非就會更改的。倒不如趁這樣大家抱着的時候死了的好。我也說是啊，我也覺得還是與你一淘死了好。於是兩人就抱着投入池去了。這以後的事如果說出來，阿哥一定要笑的，還是不說了罷。」

『爲何要笑呢？只管請說。』

『這以後妙了，死的時候毫不覺苦的。我問江間，這已算死了嗎？他說，已是死了罷。於是兩人携手閒步空野，很是快活。江間非常溫柔，不復是以前的江間了，這必是彼此性情

已經改善，大家都成了天使樣的東西了，我一想到此，歡喜得了不得呢。立刻想將心愛的讚美歌來唱，可是却發不出聲來，正在竭力想發聲的當兒，就醒過來了。」

我聽了這夢話，只是微笑，別沒有說甚麼。鶴姑也似乎不會關心這夢。不料，過了二三日，江間君突然寄來了這樣的信。

「我病尚未全愈。屢次承你慰問，感謝是感謝的，但我毫不望病的全愈。」

你也許已要厭我太無丈夫氣了罷，我自己也不解自己的心呢。前次深夜來府驚擾，原意只想把我的真心向你和鶴姑剖白，不料，結果反成了如你所目覩的情形。要之，我在家庭裏是這樣的：我的性質中，無論怎樣，沒有把外面的東西來靜加擁抱的趣味，換句話說，我不是一個能容貯愛的器，不能使愛人安心靜氣地來擷取我的愛之泉的。

一想到這，只有自歎命薄。我決不恨鶴姑，不但不恨，而且還感謝，感謝她跟隨了我這樣不具者，忍耐到長長的一年。

我想起鶴姑也真覺可憐不堪。鶴姑也和我同樣是個不具者，其心清正，其性情實不



冲渾，有時還用了燃燒也似的愛情來燒自己的心。唉，可憐的少女啊！我們兩人都是天造的薄命者！我們兩人因為知道了普通的所謂戀愛，因為其中有一個燃着數倍於人的熱烈的情火，因為不幸這兩人會一度相抱，遂致兩人都陷入千萬人中僅見一二的不幸。

我在這世上，早已不存何等希望。即使我的病全愈了，我也仍如死灰一樣。

我也是男子，也會好幾次地使用過可以掀起我心的橫杆。曾試用了「正義」，「真理」，「事業」，「名譽」以及其他平日可以與奮我的題目，想使我再為這世的人。可是意外脆弱的是這些題目，向了已經為愛而碎了的心，竟甚麼力都沒有。我好似一個人立在茫茫的天地之間，寂寞不堪！

可戀的鶴姑啊！快來救我！快來救我這薄命的孤獨者啊！我不知已這樣地叫了多少次了！

但是，我早已斷念了，不，似乎斷念了。好像決死的人分外洗靜的樣子，我也大大地洗靜起來了。

以前所暫留住的戶籍登記，現擬歸還。請將此意轉告鶴姑。自結婚至今日，正好一年又十五日。」

我們雖是第三者，讀了這信也不能不下淚。最可怪的是鶴姑夢中聽到的江間君的話，和這信中有全然相同的處所。這樣看來，鶴姑的心底裏，也許還宿着江間君的心哩。戀愛真是最奇妙的把戲，而女子實是最怪異的動物。到了這裏，第三者的冷靜，也很不得當的了。

因爲江間君說願歸還戶籍，我乃於接信後的第四日，清晨赴東京。午後四時許往訪江間君，從庭間繞進他的書齋，外揚聲叫他，不應，以爲他不在家，改去問他母親，說方才在家裏的。然遍尋也找不着他的影兒，我以爲他暫時在散步罷，就和母親閒談了一會。母親的談話中，今晨鶴姑似乎有信來，據說信面上名氏原沒有署，確是鶴姑的筆蹟。我怪了，聲明說「恐怕不是吧，鶴姑不應有來信。」母親却一口咬定是鶴姑的筆蹟，我也無法強辯，只敷衍地說了一句「真想不到」就歸宅了。

翌朝，我正要去門外再訪江間君，忽接妻從逗子發來的電報，說「速回來。」別不寫着原因，我就覺到一定是關於鶴姑的事，回到逗子一看，果然。

江間君和鶴姑的屍體，已陳列在裏面的八鋪席一室了。探聞情形，據說：前夜八時光景，鶴姑說月色好，出去散步，一去不歸，我妻執心等待了一個整夜，第二日早晨，外間喧傳小坪與鎌倉材木座之間的崖下有男女情死。其中女人的狀貌，說來有些可疑，急趕去看，兩人的屍體已被撈起到磯上了。

我要聲明，我對於這事變，實未曾豫想到。事情來得太小說的，大突然，到底不是像我這種人的頭腦所能豫捉其前兆的。

但是，鶴姑和江間君也都未曾遺留遺書等類的東西。只江間君懷中懷着鶴姑寄給他的信。依據這信，江間君所寄給我的最後的信，鶴姑似曾見到了的。我會把那信藏入書案的抽屜裏，鶴姑在平日也不是不得許可亂翻函件的女子，不知這次是故意還是偶然。總之，這我所藏着的信被她看見，是這次事變的重大原因。

又，她讀了這信，似乎會大哭，似乎哭了以後寫信給江間君的。信中會述及先夜的夢境，但却絲毫未曾說及要現實行夢境的話，並且也沒有想把江間君誘出的文句。

綜合了前後事情來看，似江間君的出門，並未會決心情死，鶴姑的外出散步，也未豫期到與江間君相遇的。在這以上，到底不是我們第三者所能判斷推測的了。

大井君足下，我現在還能歷歷想像到這一對可憐的男女立在那斷崖上，望着月色茫茫的相模灘，願把其薄命的肉體，還給冷酷的自然，永久保其利那間所燃着的愛情，相抱而哭的光景。

東京的新聞紙，用了照例的筆法，寫着癡情云云的話。癡情嗎？癡情嗎？如果那自殺的人，返問生在這世有何意味，誰能給可使他滿足的答復呢？第三者的說明和答辯，對於當局者，能有怎樣的力啊？

如果依我說，江間君與鶴姑現正携手在散步，鶴姑夢中所見過的原野罷。鶴姑呢正在神往地唱那心愛的讚美歌罷。

此填曾 表過否	書本店		閱過	曾否	狀况	此書	購得	通郵	是 否	址住久永	址住在現	字別	名性
	小冊	單張			實價	店名						別性	業職

開明書店讀者調查表

本店接得此表隨時有新出版消息報  
告如閱過本店書目請在欄內填注書  
日期數以免報告重複或脫漏之弊

訂裝	面封	刷印	張紙	容	內

批評者  
年  
月  
日

對於  
之批評



一九二七年六月付印  
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  
一九二八年四月再版

版 權 所 有

國 木 田 獨 步 集

改 正 實 價 大 洋 六 角 五 分

(原價大洋八角五分)

原 著 者 國 木 狂 瀧 也  
翻 譯 者 夏 巧 尊  
出 版 者 文 學 週 報 社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發 行 所 開 明 書 店

上 海 四 馬 路  
翠 平 街 一 六 五

Ad  
601500